

# 述東胡系之民族

馮家昇

## 一 烏桓

烏桓，先秦時代爲東胡。初爲秦開所破，遠走漠北。其後生養蕃息，部族寔大，屢逼匈奴；冒頓大破之，部族散落，其地爲匈奴所據。

關於烏桓之起原有二說：(一)以山得名；(二)因草爲號。前說史有可據，後說則余之假定。

(一)以烏桓山得名 後書本傳，「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  
丁謙後漢書烏桓傳考證曰：「烏桓因山得名。烏桓者，烏蘭之轉音也。蒙古語紅曰烏蘭，故傳中又稱爲赤山。攷游牧記，河嚕科爾心旗北至烏蘭峯，與烏珠穆秦旗接界。又云，西北有烏遼山，即烏丸山。知烏桓，烏蘭，烏丸名雖小異，實即一山。此山高大，爲內興安嶺南行正幹。所以部人東走時，得據山以自保。用是尊之爲神，故有人死靈歸是山之語。又遼史地理志，烏州本烏丸地，有遼河，夜河，烏丸川，烏丸山。遼河即錫喇木倫河，夜河即哈喜爾河，烏丸川即烏爾渾河（烏爾渾亦烏丸轉音），而烏丸山居於三水之間。凡此皆烏桓部地，在今阿嚕科爾沁之明徵。」

(二)因草爲號 余嘗疑烏桓爲東晉時代宇文之前身；

以音韻言，「烏」「字」(Wü. yü)古常通用，「桓」「九」與「文」爲對音。以住地言，宇文根據地爲土河，烏桓亦然。或曰，魏書宇文莫槐傳，宇文系出匈奴，原居遼東塞外，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宇文氏爲匈奴南單于裔，爲鮮卑長」，則宇文氏原出遼東且爲匈奴矣。曰，不然，文苑英華(卷八九〇)載庚信周上柱國齊王憲碑謂晉太康之世據有黃龍，正與周書文帝紀，「普川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之文合。至宇文之不爲匈奴，在家昇所著契丹名號攷釋(燕京學報第十三期)辨之甚詳；而熱河志乃云，「宇文氏本鮮卑別部，魏書爲匈奴者，蓋匈奴之種，而據有鮮卑部衆」。不知周書本紀言其先爲鮮卑，且東晉以後，匈奴寔衰，魏書以後不見其名，而鮮卑則代有雄主，只有鮮卑據匈奴之衆，萬無匈奴據鮮卑之理。又周書文帝紀述其先世云，「……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爲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雄武多算略，鮮卑慕之，奉以爲主，遂總十二部落」。所謂炎帝後之說，固不足信；然「爲黃帝所滅，子孫遷朔野」與「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

餘類保烏桓山」之文大有意義。今進而言宇文。通鑑卷八十一晉紀武帝太康六年注引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爲『俟汾』，遂號爲俟汾氏。後世通稱俟汾，蓋音訛也」。按長城附近蒙古人語草曰 *edesu, ebessu*；喀爾喀語曰 *ubusu, ubusua*。Buryat 語曰 *öbühim, öböhon*。v 古音讀 b (今日人猶然)，而 *övühim* 或 *övöhön* 正與俟汾，宇文，烏丸爲對音也。苟此說不誤，則烏桓原義爲草。或者其人逐水草而居，以草可貴而自名者與？

烏桓既爲匈奴所破，常臣伏之，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于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烏桓自以爲有漢之聲援，屢圖報復，嘗發匈奴單于冢；匈奴怒，發二萬騎擊之。昭帝時，霍光遣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而匈奴先遁。明友乘烏桓新中匈奴兵擊之，斬首六千級，獲三王首還。自是烏桓屢寇幽州，輒爲朋友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然烏桓經此番打擊，知漢亦不足恃，復臣降匈奴，而匈奴待之尤刻。漢書匈奴傳：「匈奴遣使者責烏桓稅，烏桓拒曰，『奉天子詔條，不當與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會豪縛到懸

之。會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分散；或散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民人，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特財畜往贖；匈奴遂受留不遣。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謁求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爲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自是烏桓背漢而臣屬匈奴。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西紀後四六），匈奴國中大亂；烏桓乘其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烏桓乃佔有其地。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皆居塞內，布於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諸郡，令招來種人，助擊匈奴鮮卑。於是東至今遼寧省，西迄綏遠省，皆爲其種人蔓延之地。以上谷寧城（今宣化）爲折中地點，置烏桓校尉治所。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吾人須注意者，武帝遷烏桓於五郡塞外，以之抵禦匈奴，成效甚大；光武遷於塞內，亦因抵禦匈奴，其害真有不可勝言者



矣。蓋其「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猶有調遣防衛之機，擾害者不過邊郡而已；若居止塞內，則彼輩盡窺知內部情況，腹地亦為所寇掠矣。自光武及明，章，和三世皆相安無事；安帝永初二年以後，烏桓之禍殆無虛日。靈帝時最為猖獗。

一，遼西烏桓 初有大人于秩居，後有丘力居。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繼之。班頓被曹操所殺，代以護留葉。衆五千餘落。

二，遼東屬國烏桓 大人蘇僕延（魏志三十注引英雄記爲頓下，武帝紀作速僕丸，傳又作速附丸。「頓下」疑非人名，或魏志漏其原名歟？）。衆千餘落，自稱峭王。

三，右北平烏桓 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魏志三十注作汗盧維）。延同時有能臣抵之，二人被曹操所殺，代以寇婁敦。

四，上谷郡烏桓 大人難樓（魏志卷一武帝紀作那樓）。衆九千餘落。

其中以遼西烏桓最強，爲害亦大，遼東右北平烏桓奉以爲盟主。上谷烏桓衆落雖多，爲害尙少。靈帝中平四年（西紀

一二七），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舉舉兵叛，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桓校尉公綦稠等，入遼西烏桓丘

力居衆中。純自號彌天安定王，總領遼西，遼東，右北平三郡烏桓，寇掠青，徐，幽，冀四州，聲勢甚爲浩大。公孫瓚嘗出兵與戰于石門（今榆關西），爲其衆所圍凡二百餘日，幾不得脫。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購賞純首，純出走塞外，爲其下王政所殺，北州稍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郡烏桓，衆皆服其號令。乘中國內亂，略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與公孫瓚相持不決，嘗從紹擊破瓚。紹矯制賜三郡烏桓大單于尊號，又以家人子爲己女妻之，故袁家父子與遼西烏桓獨相善。建安七年（西紀二〇二），袁紹爲曹操所破，歐血死，子譚，尙相爭。曹先殺譚，次攻尙。尙奔蹋頓，時幽冀吏人隨入烏桓者十餘萬戶，烏桓益大。尙欲憑其勢，復圖中國，引烏桓衆攻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數入塞爲害。操見蹋頓與尙相合，恐不可制，乃于十一年預備遠征，鑿渠兩道，以爲運輸之便。

一，平虜渠 自呼施入泃水（泃音孤）。

二，泉州渠 從洵河口（洵音旬）入潞河，通于海。

十二年，操將北征，人多謂冒險深入，恐功不成而劉表將來襲；獨郭嘉勸之行。五月至無終（今薊縣），七月大水，

傍海道不通（今出山海關之路），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

「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

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剛（今平泉），道出盧龍（今喜峯），達于

柳城（今朝陽）。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

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

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今寬城），路近而使，

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魏志田疇傳）。操乃

引軍西還，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

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以爲大軍去也。

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今燕山山脈，在遵化東），出盧

龍，歷平剛；八月登白狼堆（今布祜圖山，凌源東）。虜乃覺，

尙與蹋頓將衆逆戰于凡城（今大城子附近）；大破之，臨陣

斬蹋頓首，追奔至柳城（今朝陽），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遼東屬國烏桓大人蘇僕延，遼西烏丸大人樓班，右北平烏

桓大人烏延乘其種人與袁尙奔遼東。衆尙有數千騎，欲圖

公孫康；康設計斬之，傳首于操。烏桓自是浸衰，史亦不

爲立傳矣。

按操所滅者，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三部；其外漁

陽，上谷，代郡各有烏桓，特皆衰弱，後附屬于鮮卑。魏志

太祖紀有代郡烏桓單于普富慮，上郡烏桓單于那樓。毋丘

儉傳有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

（烏桓傳作護留葉），十六國春秋前燕錄咸和九年有烏桓悉羅

侯，魏書徒河段就六眷傳有漁陽烏桓庫辱官。大抵部族分

散，或逃竄各地，或爲強隣役屬，或自稱一部如宇文氏

者。魏書官氏志，「烏丸氏後改爲桓氏」，氏姓亂改，亦

爲其種人自後不見之原因。舊唐書室韋傳，「烏羅護之東

北二百餘里那河之北，有古烏桓之遺人，今亦自稱烏丸

國」，此即逃竄後獨保其正系者也。

## 一一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餘也，爲冒頓所破，遂臣屬于匈奴。其

游牧地爲今西喇木倫河及洮兒河之間，南與烏桓相接。前

漢時，未嘗通中國。後漢光武時，始通驛使。

關於鮮卑之起原有二說：（一）以山得名，（二）因

祥瑞爲號。

（一）以鮮卑山得名。後書本傳，「鮮卑者，亦東胡

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則鮮卑蓋起于所放牧

之山之名。然鮮卑山究在何處，古今來不一其說。熱河志

卷六八山四，「杜佑通典，柳城有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

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

孰是。按通典于鮮卑山二說並存，杜佑時已莫定所在；太



平寰宇記諸書皆兩仍其說。一統志原本據後漢書，鮮卑以季春月大會于饒樂水上，謂遼之中京大定府在饒樂水南，則古鮮卑山相去不遠。饒樂水爲今英金河，流經赤峯，建昌，朝陽三縣地，則鮮卑山方位究難據以審定也。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八，「舊志，柳城東二百里有鮮卑山，東胡因以爲號；或曰鮮卑山即青山」。蒙古遊牧記（卷一）科爾沁右翼中旗塔勒布拉克注，「七十里接左翼中旗界，旗西三十里有鮮卑山，土人名蒙格」。丁謙漢書匈奴傳考證北方三大人種考，「考魏書本紀，謂其先出黃帝子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大鮮卑山，俄屬伊爾古斯科北，通古斯河南」。歸納言之，鮮卑山之方位有三：（一）遼寧西南，（二）熱河中部，（三）俄屬西伯利亞。余意鮮卑山乃具有神話之意味，未必能指出今爲何地；猶之北方人相傳其先出于「洪洞大槐樹」下，此「洪洞大槐樹」果在今何地？有人指爲山西洪洞縣，則亦不過隨順民間之傳說而已。

（二）因祥瑞爲號 史記匈奴傳「胥緄」注，「集解，徐廣曰，『或作犀毗』。索隱，『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

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鈎也」。則此帶亦名「師比」。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漢書匈奴傳注，「孟康曰，『要中大帶也』。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鈎也，亦曰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由是言之，則鮮卑，胥毗，犀毗，師比，犀比均一音而轉，但解釋各異耳。或云祥瑞，或云革鈎，或云腰帶，或云帶鈎。日人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以爲張晏之說不誤，滿洲語中，祥瑞，吉兆，靈異之天象，異人等曰Sabi；麒麟讀Sabirun，麟讀Sabinu，則Sabi係語根，tuu, tu係語尾；故知「鮮卑」爲祥瑞之意也。

後漢初，鮮卑多隨匈奴入寇。迨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其地。匈奴餘種留者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而邊郡不能制。于是敗遼西太守祭參，殺漁陽太守張顯，圍攻烏桓校尉徐常，其勢莫可抵禦。桓帝時，檀石槐爲鮮卑大人，寇抄益甚。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衆推以爲大人。時鮮卑部小帥不相統一，檀石槐統一

之，分其部為三大部：

一，東部二十餘邑——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

穢貊。大人有四：(1)彌加，(2)闕機，

(3)素利，(4)槐頭。

二，中部十餘邑——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大人有

三：(1)柯最，(2)闕居，(3)慕容寺。

三，西部二十餘邑——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

大人有五：(1)置鞬，(2)落羅，(3)日

律，(4)推演，(5)宴荔游。

東西萬四千餘里，十二大部，皆屬檀石槐。乃于高柳(今陽

高)北三百餘里之彈汗山獸仇水上建牙帳，稱大單于；諸

部帖服，莫敢違者。內部既一，乃南抄綠邊，北拒丁零，

東卻夫餘，西擊烏孫。又網羅山川水澤鹽池。烏侯秦水

廣袤數百里，停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

魚，於是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使捕魚

以助糧。其精悍多計儼若前漢匈奴之冒頓也。漢人積患之

而不能制，欲師前漢故事，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為王，並

與和親，而檀石槐又不肯受。今引蔡邕語，知當時鮮卑有

盛于前漢之匈奴：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

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

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遁逃為之謀主，兵利馬

疾，過于匈奴。」(後漢書鮮卑傳)

靈帝熹平六年(西紀一七七)春，寇邊二十餘發，殺略不可

勝數。靈帝以其封賜既不受，抄寇又不已，乃遣夏育出高

柳，田晏出雲中(大同)，臧旻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

塞征之。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眾逆戰，三將大敗，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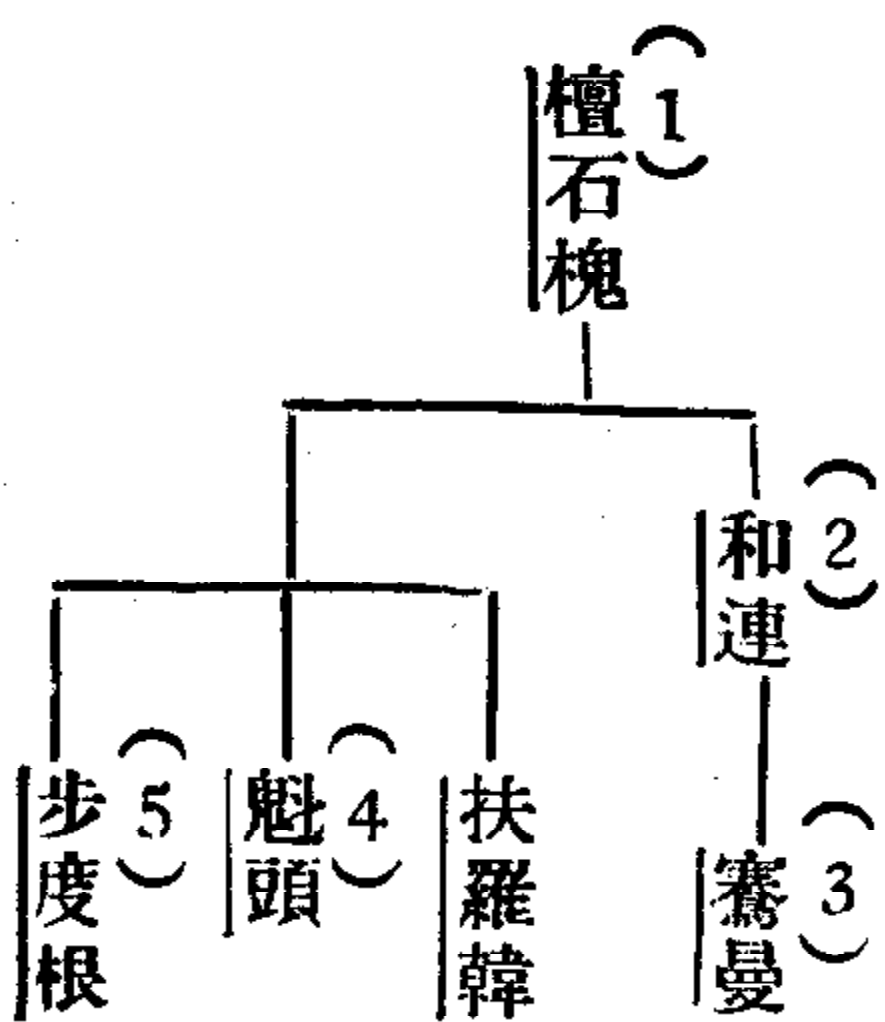
十七八，喪其節傳輜重，狼狽奔還。靈帝光和中，檀石槐

年四十五卒，子和連立，未幾為人所殺，於是部族瓦解。

其子騫曼與其兄子魁頭爭立，眾又離散。其後魁頭死，弟

步度根立，為小種鮮卑大人軻比能所殺。檀石槐一系之鮮

卑自是滅亡。其世系如左：



軻比能大抵屬中部鮮卑，檀石槐時名未顯。檀石槐

死，部族瓦解，比能乃乘機而起，每與東部大人素利步度

根更相攻擊，魏人居間操縱，得不為大害。非然者中國北



部鮮不爲所蹂躪。觀其馭下頗有檀石槐之氣概。史謂其斷法平端，不貪財物，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又兼部落近塞，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幽州刺史王雄見其勢漸不可侮，乃于魏明帝青龍三年（西紀二三五），遣勇士韓龍乘間刺殺之。其後弟兄更代，勢漸弱，益不爲邊患矣。

烏桓逼近邊塞，前漢時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實有助於中國。東漢章和以後，則幾無歲不被其寇鈔。鮮卑僻處遼西塞外，西匈奴，東高句麗，南烏桓，北夫餘，強者四方包圍，發展不易。故終前漢之世，日在匈奴控制之下，未嘗名聞焉。逮匈奴分裂，北單于遠遁，鮮卑乃得西據其地，遂造成檀石槐之大帝國。幸而石槐中年而亡，天若假

## 黎氏族之遷徙

「黎」，尙書大傳作「耆」，左氏傳作「饑」，史記徐廣注作「隗」，說文作「黎」。此氏族爲殷民族之屬國。左氏定四年傳，子魚曰：「分康叔以大略，少帛，績篔，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

以數年，則中國將不知成何局面也。其中部大人有名慕容司者乃前燕慕容氏之先，西部大人有名推演者爲北魏拓跋氏之祖，他日當特爲述之。

### 參攷書

- 一，張穆蒙古遊牧記卷一，卷二。
- 二，熱河志卷五十六，五十七建國沿革，卷九十九故事，卷一百三外記。
- 三，丁謙後漢書三國志烏桓鮮卑傳攷證。
- 四，白鳥庫吉東胡民族攷（史學雜誌第二十一編），地學雜誌第二十二年第二期有家界譯文。
- 五，後漢書卷一百二十烏桓傳，鮮卑傳。
- 六，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卷十一田疇傳，卷三十烏桓，鮮卑傳。

### 劉德岑

饑氏，終葵氏」，是其證也。尙書西伯戡黎之「黎」亦即此國，故殷時之「黎」亦即周時之「黎」，時代雖異，民族一也。其地望在今山西長治縣西南黎侯嶺下，即壺關所在。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

也，今黎亭是」。後漢書郡國志，「上黨郡，壺關，有黎亭，故黎國」。可知此氏族最初地望頗近殷都，爲殷人畿內之地。西伯之戡「黎」，蓋周人先剪除殷人之枝葉，然後及於紂都，而殷人始莫之能禦也。殷霸既衰，黎氏族或分爲康叔所得七族之一，或仍存故土而爲周人之附庸，卽春秋時爲狄所逐而遷徙者也。左氏宣十五年傳，伯宗述狄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注：「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經狄人之迫逐，乃播遷于今山東鄆城之黎城，於春秋則屬衛邑。漢書地理志，「東郡有黎縣」，卽黎氏族新遷之國也。詩旄丘，序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元和郡縣志：「鄆州，鄆城縣，黎邱在縣西四十五里，春秋時黎侯寓于衛，因以爲名」是也。是知黎氏族本處山西上黨，而後乃遷徙於山東鄆城之境內也。

然今之河南濬縣，古名黎陽，想亦由黎氏族會居住於此而得名；不過後人著述滅裂舛誤，多未能得其朔，而復妄爲之說，遂使此義不明耳！水經注於河水過黎陽云：「黎侯國也」。元和郡縣志於衛州，黎陽縣云：「古黎侯國」。此黎陽於漢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

後人以酈元李吉甫兩係黎城之名，而不知其意；但據晉灼以黎陽由黎山而來之說爲不誤，遂使黎氏族遷徙之跡未得正當之解釋也。意者，黎氏族東遷時曾暫駐于黎陽，故後人以名其地耶？較之以黎山得名者尙爲得近其朔。蓋黎山之名何由而得乎？若黎山亦由黎氏族而得名，則吾說更有反證矣。漢書地理志，東郡，黎縣下，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師古曰：「瓚說是」。孟康之以黎陽爲黎城固誤，而酈元注水經，吉甫纂元和志，仍兩係之，與孟康誤置者不同。太平御覽衛州下引宋初山川古今記云：「黎陽，國也。詩『黎侯寓于衛』是也」。案宋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管尙書劉澄之撰，見隋書經籍志。考宋齊無衛州，御覽引埒于衛州，可知趙宋之人亦誤而不能辨也。

古人誤黎陽爲黎城之事既明，余以爲以黎名地者三：山西壺關之黎亭，河南濬縣之黎陽，山東鄆城之黎城。此皆因黎氏族居住而得名。河南之黎陽，以孟康之誤爲黎城，而黎氏族之遷徙次序昧；以晉灼所言因黎山得名，而黎氏族之居住於此晦。殊不知黎氏族由壺關東下，後居山東鄆城之黎城，而河南之黎陽爲其必經地也。其在黎陽稍住當爲意中之事，由黎氏族居住而名其山曰黎山，名其地曰



黎陽，亦猶晉魯二省黎城之由黎氏族居住而得名同一意義也。酈元吉甫兩係之，或此意乎？

余作此說，非無故而云然，蓋據民族遷徙之跡而求之。黎氏族居壺關，因狄人迫逐乃沿沾水而入淇而至河。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下，注曰：「沾水東至朝歌入淇」。說文，氍下云：「在上黨東北」；又沾下云：「水出壺關東入淇」。而淇適經黎陽境。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淇下，注云：「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可證黎氏族之東遷軌跡，由沾入淇，由淇至今之濬縣，在此稍住，後遂有黎陽黎山之名。黎陽在東西二黎城必經之道，又當水陸之衝；後更由黎陽東徙至鄆城之黎城。乃先由水道至黎陽，由黎陽舍水就陸路而至鄆城之黎城焉。

明乎此，則黎氏族東徙之跡可考。然古代民族遷徙類此者尙夥，非僅黎氏一族已也（詳拙作古氏族遷徙篇）。黎自寓衛，其故土即入于狄，晉滅狄後而黎之故土乃屬於晉。晉又封黎氏後於今之黎城（今山西黎城縣，非壺關之黎，但相距頗近），乃黎氏族東遷後留而未徙之子遺也。徐中舒曰：「黎民，疑即西伯戡黎之黎。黎在殷周之際，爲殷畿內之國，居於上黨，與殷人同爲東方民族。周既滅殷，黎之遺族或居留故土，周人謂之赤狄，戰國以後爲東胡；或南遷於淮，春

秋時爲徐，爲羣舒；或與殷人錯居於中國，周人呼之曰民，羣言則曰黎民；厥後與周民族漸次混合，遂成爲今日中國之漢族」（說詳徐作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案徐氏之說，僅知其遷徙之跡，而昧於古代各部族之原；夫赤狄爲鬼方昆夷獯之後，王靜安氏辯之詳矣（說詳王作鬼方昆夷獯），此乃西北部族，豈可與殷民族之黎氏族爲同出一祖耶？至於淮夷羣舒諸部族，立國於淮水流域者最衆，且淵源最早，奚待黎氏族南遷後而始有徐與羣舒哉！徐氏之說，於時間上既前後不辨，於部族上亦混淆不清，余已另有專篇討論之，茲不多述。

#### 增識

此余古氏族遷徙篇之一頁也（古氏族遷徙之可考者，余得五十有三），此古氏族遷徙篇又爲古代中國民族發展研究之一編。稿成經年，只以生活飄零，未暇董理。去冬，葉敬由魯歸來，廁身於河南通志館諸賢達之後，始稍近筆硯，重訂前稿。遂擬將平日研討所得公之于世，以求海內賢者予以嚴謹之教導，俾促余之整理工作早日完成也。

## 蘇代說燕辨正

張公量

蘇代的故事，同樣犯了年代與史實的錯誤，同樣不可信。

蘇秦被齊國的政敵刺死了，蘇代繼續完成合從的外交。燕策一記蘇代遊燕，說燕王噲有這幾句：

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紝曰：『有大數矣！』有之乎？

燕王噲答道：

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勢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委之於子矣！

史記蘇秦列傳也有這個故事。這個故事，是說燕王噲願望蘇代爲謀復燕運動，何等重大，但燕國的國史——燕召公世家，是不載的，可疑一。燕王噲未立以前，齊國並未侵略燕國。齊威王雖曾一度伐取燕國十城，不久也便歸還，齊似不必爲燕的讐國，要燕王噲那樣深怨積怒而欲報之的，可疑二。而且那時齊國是第一等強國，燕國是最弱小的，按理，燕國似沒有能力向齊國開釁，像燕王噲那樣憤

憤然的，可疑三。照燕策的『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和史記的『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知蘇代之說燕王噲，在蘇秦死後不久。蘇秦是燕王噲元二年間死的(1)，蘇代於燕王噲三年爲齊使燕，勸過燕王尊信子之的，又可知蘇代即在燕王噲元二年間遊燕。而這兩年似乎沒有產生這個故事的可能。

(1) 別詳蘇秦約六國辨僞。

戰國中葉，禪讓思潮湧起，各地埋伏着革命恐怖。燕國第一個試驗，燕王噲第一個犧牲，不到五年實行讓國，把政權交給子之了。又不到三四年，國家大亂，軍隊反攻，人民騷動，混戰數日，釀成流血慘劇，便陷於無政府狀態了。這時孟子勸齊宣王乘機伐燕，齊國便派遣匡章帶領五都的軍隊，打得燕國一個落花流水，燕王噲死於亂兵之手，子之被擒去割肉了，燕國幾乎亡了，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有這樣嚴重的國恥，激起強烈的民族意識，才感到報讐的迫切。但這個責任在燕昭王，不在燕王噲。燕召公世家記得很清楚：

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用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燕昭王二十八年，燕國殷富，以樂毅爲將軍，聯合秦楚三晉，終於滅了齊國者五六年，所以燕策後文載蘇代稱齊，有「亡國之臣貪於財」的話。我們回頭看看前面的故事，蘇代所聽到的燕王噲是那樣的臥薪嘗膽，燕王噲自述又是那樣的椎胸泣血，和燕昭王的聲音笑貌何其酷肖如此！真叫我疑心是造策文的人的冒認了。

## 二

燕策和史記又說：

（蘇代）對曰，「……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罷弊。北與燕（史記增一「人」字）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

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有長城鉅防，可以爲塞；誠有之乎？」

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

這段文章尤其不切燕王噲時事。稱宋爲「亡宋」，顯見在齊湣王三十年，前二八八年以後。其他疑隙之可推尋者還很多。

田敬仲完世家，齊湣王二十二年，「與秦擊楚於重丘」，六國齊表作齊湣王二十三年，說「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惟楚世家楚懷王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及魏世家

（哀王十八年，與秦伐楚），魏表（哀王十八年，與秦擊楚），韓世家（襄王十一年，與秦擊楚），韓表（襄王十一年，與秦擊楚），

並與齊表紀年相符。這一年楚國最受重創。齊自威王後，日以強大。湣王十五年，欲爲從長，勸楚令齊，勿合秦，楚不聽。二十一年，齊就聯韓、魏伐楚了。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請救而後得全。二十三年，又行伐楚，即上述這一次。二十四年，楚國就叫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和了(2)。這個齊、楚的戰略關係，或即「南攻楚五年」一語的身影。事距遊

說已二十來年。

(2) 楚世家。

### 三

田敬仲完世家，齊潛王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旋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屯兵函谷。齊國威力的披靡，大有壓倒秦國之勢。三十六年，便跟着與秦國一同稱東西帝了。這個敵對的行動，成爲秦國莫大的擊肘，或即『西困秦三年』一語的身影。事距遊說亦已二十年。

### 四

所謂『北與燕人戰』，疑指伐燕事。燕召公世家說燕王噲讓國子之後，燕國大亂，於是，

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命章子

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

五都即齊，臨淄是五都之一(3)，北地即齊之北邊(4)；與燕策後文，『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殆相應。濟西本是齊國的折衝地帶，燕與秦楚聯軍即由此進攻齊國。田敬仲完世家，潛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三年，『尉斯離與

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魏世家，昭王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事在滅宋後二年。要秦破了，『封內』會跟着困弊的。蘇代眼中的齊國，已是垂死的老虎，使盡他的氣力，可以側擊一下了。

(3) 司馬貞索隱。

(4) 同上。

### 五

『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更是確鑿的爲後世之事了，更是這故事出於偽造的證據了。一千多年前，張守節就從齊表提出疑問，其蘇秦列傳

正義：

齊表云齊潛王三十八年滅宋，乃當赧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噲之

時，當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三十餘年，恐文誤矣。

這話是不錯的。齊之滅宋，不獨見於齊表。秦本紀，昭襄王十九年，當齊潛王三十六年也說，『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溫』。魏世家，昭王十年，當齊潛王三十八年也說，『齊滅宋，宋王死我溫』。而田敬仲完世家潛王三十八年所說，『……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而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尤可徵『包十二諸



侯」一語，沒有過分的形容。而此文之晚出，也就不難想知了。

總說一句，這個故事，是蘇代繼蘇秦而起，出現外交舞臺的第一聲。但絕不是蘇代說的，也不是燕王噲那時事。齊滅宋，燕滅齊，相距僅兩年。但不過四五年，齊又盡復故地。這個時期是齊秦角霸的時期。秦欲亡楚，齊欲弱燕，各有他們的立場與政策。燕視齊為讎國也屬必然，策文既見「亡宋」與「亡齊」等字樣，與燕王噲遙不相接。自燕王噲讓國致亂，為齊所襲，幾亡，燕昭王便卑身厚幣，大招賢士，銳意復國；結果，借了列國，尤其趙國的力量，反過來滅了齊。看策文，燕王噲圖報之急，與蘇代的論據，充滿了這時期的氣息；而故事的寫成尙遠在其後。

廿四年五月廿六日夜十時寫畢

### 後記

蘇代說燕王噲的故事，覈以燕王噲立國八九年間的大勢，決不像，也決不能安插；而卻能安插在燕昭王的身上。司馬光通鑑看破這層，所以就沒有編錄。正因通鑑沒有編錄，我就以為呂祖謙大事記會同樣處理，鮑吳校正戰國策會沒有新意，便懶得到圖書館去查了。那知道今日買得吳汝綸點勘戰國策，讀到卷二十九燕策一蘇代這段故事

的小注：

吳云，「大事記，此說昭王之辭」。

真是又驚又喜。便去查戰國策校正，在卷九有着，而且全引大事記的話，以為「按史記誤同」，即燕召公世家。再查大事記，燕王噲，燕昭王兩朝都不載；而大事記解題有了。呂祖謙繫這故事在周赧王二十九年，即燕昭王二十六年，也就是齊滅宋的一年。他自注說：

戰國策誤以為說燕王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

考其事，皆說昭王之辭也。（卷五，頁十三——十四，金華叢書本）

這個「論其世，考其事」的方法是不錯的。這個故事的疑問是解決了。但是故事的移後是一件事，故事本身的不可信又是一件事。造故事的人所指的是燕王噲，是蘇代繼蘇秦而起的第一聲，而不自覺其事實的倒置。

故事的移後，不成問題。但移後到幾年，也不是呂祖謙的直截辦法所能取決的。呂祖謙之所以移後至於燕昭王二十六年，距偽策所指燕王噲二三年者三十餘年，是要牽合故事中齊滅宋的一個最後的年代。我覺得這段故事根本不是史實，根本是秦漢間策士的虛構，確定其所屬年代是不可不必的。即如呂說，則故事中燕王答蘇代，「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與燕昭王於破燕後即位，卑

身以禮郭隗，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以至於二十六年，有了長期的準備者，豈不大相矛盾？以故，雖派到昭

王，仍屬早期初即位時的氣象。

六月四日

## 明成祖北征紀行初編

李素英

### 叙言

明太祖起自布衣，肇基江左，中原底定，復南平滇緬，北掃胡元，而一天下；雄才偉略，曠代所無。文皇繼之，神武如乃父；而南定交趾，北征朔漠，盛德遐被，四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三十餘國；幅員之廣，更遠駕漢唐；成功駿烈，復乎尙已。考其前後親統六師出塞凡五次，馳驅數千里之外，掃胡直如掃塵，胡兒畏之若神明。瀚海天山，烽煙頓息。古所謂『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蓋有之焉。窮車駕所至，以永樂八年第一次親征本雅失里言之，已至幹難河流域。幹難河者即今之鄂嫩河，元太祖成吉思汗即位之處也。以圖按之，在今庫倫之東北肯特山下，即河之發源處。幹難河之南有臚胸河者，即今之克魯倫河，當日文皇賜名爲飲馬河者也。至蒙古與黑龍江交互間之白雲山，呼倫池，又當日六師過其處，遠望若有神異者也。大軍十餘萬，跋涉五六千里，斬將奪旗于指顧之間，古之名將如李廣趙充國輩不是過也。

仁宣之世，號稱極盛。仁宗享國不踰年，政無足述。

宣宗英武，又當平世，文治武功，宜媲美于其祖若父。然其統師出塞，但屬耀兵，屢遣大將討南交，克平無日，旋且棄之，卒貽南顧之憂，已不能繼繩祖武矣。英宗昏懦，陷身漠北，乃懷愍之續耳。成弘之間，幸逢願治之主，尙足保安。然君王拊髀思念虎臣，卒無聞奏績戎行而答帝眷者。弘治間太監苗達監軍郵延，獻馘僅三級，廟堂錄功乃至二千餘人。嘉靖中仇鸞統軍出雲代，擒虜僅二人，天子爲謝勳再拜。一代邊功如斯而已！自朵顏三衛棄而薊遼單，開平重鎮失而宣府寒，河套沃壤虜且入而放牧，延安綏德守備堪虞矣。邊事日殷，國家元氣日漸斲喪，滅亡之機于是乎肇；緬維先烈，慚德何如也！

文皇五次北征，一在永樂八年二月，一在十二年三月，一在二十年三月，一在二十一年七月，一在二十二年四月。每日車駕所在之處，大師屯駐之地，與夫山川勝蹟，或伐石紀功，或命儒臣題咏；其行程均足留意，并能



引起吾人之研究興趣。其第一二次親征有金幼孜之前後北征錄，第三次則有楊榮之北征記。今參之實錄及他書，以日繫事，排比成文，而爲『文皇北征紀行』。當此滿蒙問題岌岌皇皇之時，此編之重要，固不當僅作帝王征伐之陳蹟觀已也。

### 本文

以太宗實錄之文爲綱。金文清公北征錄按日繫于後，低二

格書之。王元美先生所記北征事情事宜，擇其有關者，依

日附入，低三格書之。

永樂八年二月辛丑（初四日）以親征胡虜，詔告天下曰：

『朕受天命，承太祖高皇帝鴻基，統馭萬方，撫輯庶類，凡四夷僻遠，靡不從化。獨北虜殘孽，處于荒裔，肆逞兇暴，屢遣使申諭，輒拘留殺之。乃者其人鈔邊，邊將獲之，再遣使護還，使者復被拘殺。恩既數背，德豈可懷？况豺狼野心，貪悍猾賊，虐噬其衆，引領僂蘇。稽于天道，其運已絕；驗以人事，則彼衆皆離。朕今親率六師往征之，肅振武威，用彰天討。且朕必勝之道有五：以大擊小，以順取逆，以治攻亂，以逸伐勞，以悅弔怨，鮮不殄滅。蕩除有罪，掃清沙漠，撫綏顛連，將疆場乂安，人民無轉輸之

苦，將士無戰鬥之虞，可以解甲而高枕矣。布告中外，咸使聞之！』（見太宗實錄；以下同，不更注）

二月丁未（初十日）車駕發北京。

二月初十日上親征北虜，是日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  
大胡公（廣）由安定門出；兵甲車馬旌旗之盛，耀于川  
陸，風清日和，埃塵不興，鑼鼓之聲旬震山谷。晚次  
清河。（見金幼孜北征錄；以下同，不更注）

二月戊申（十一日）車駕次沙河。

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  
河，勉仁（楊榮）始至。

二月己酉（十二日）車駕次龍虎臺，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  
居庸山川。蔚州衛千戶周全自虜中脫歸，具奏虜情實。

十二日早寒，發沙河，午次龍虎臺。

二月庚戌（十三日）車駕度居庸關，次永安甸。晚雨雪，已而  
復霽，日下五色雲現。

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  
晦，須臾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彩，爛  
然照耀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關，  
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峯頂，四顧皆奇觀。上立

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

二月辛亥(十四日)

十四日早發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

二月壬子(十五日)

十五日早發懷來，午次鎮安驛。

二月癸丑(十六日)

十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十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

二月甲寅(十七日)車駕次泥河。上途中見病卒，命馬載至營，遂命諸將撫卹軍士，命太醫院遣醫分療各營將士之病

者。

十七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有歐陽元所撰碑尙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於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紀載可考，竊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枝尙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均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慄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殺。午次泥河。

二月乙卯(十八日)

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上閱武營內。夜雨。

二月丙辰(十九日)遣行在太常寺少卿朱焯祭宣府山川城隍。

十九日微雨，駐蹕宣府，閱武營內。

二日丁巳(二十日)駐蹕宣府。

二十日駐蹕宣府。



二月戊午(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發宣府，晚至宣平。召幼孜等謂曰：『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

二月辛酉(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從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慄。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

二月壬戌(二十五日)車駕度德勝關，駐蹕興和。

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嶇如削。時車馬輳集，拆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踏；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霑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上指東南諸

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墜面，而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關門爲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既而上召，獨光大往，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到，在彼控馬。』

二月癸亥(二十六日)遣官祭所過名山大川，命鎮守大同江陰侯吳高提督操練山西大同天城陽和等處軍馬，整理城池，節制山西都司行都司及太原三護衛官軍。

二十六日駐蹕興和，上祭所過名山大川。上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春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聖諭！』

二月甲子(二十七日)上閱武營外，指麾將士，坐作進退折旋無不如旨。顧尙書方賓，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教練未易。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使即戎」。朕每出師，未嘗恃其已習輟操練，故往往得用。』時天霽，忽大風陰晦，上曰：『雪且至』，命軍

士亟回。及營雪下；已而大風復霽。英國公張輔等至自交趾，入見，命輔提督操練宣府萬全興和等處軍馬，整治城池屯堡烟墩，仍聽趙王調發。勅清遠侯王友循野狐嶺抵德勝口，武安侯鄭亨往宣府萬全督醜運。

二十七日駐蹕興和，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

二月乙丑(二十八日)

二月八日風寒，駐蹕興和，上閱武營外。

二月丙寅(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獵者得黃羊至，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退。

三月丁卯朔，命清遠侯王友督中軍，安遠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督左哨，武安侯鄭亨督右哨；寧陽侯陳懋督左掖，都督曹德，都指揮胡原副之；廣恩伯劉才督右掖，都督馬榮朱榮副之。

一日晚，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

三月戊辰(初二日)命都督劉江等充游擊將軍，督前哨；都督

薛祿冀中等充驃騎將軍，都指揮侯鏞陳賢等充神機將軍，都督金玉等充鷹揚將軍，都指揮李文等充輕車將軍。

初二日駐蹕興和，賜食黃羊。

三月癸酉(初七日)

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鴛，鵝，鴻，雁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警效者；白者如雪，黑者如墨；或馳逐之即飛起，人去旋下，翩躚廻翔于水次。過此海子，又度數山岡。午次鳴鑾。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晌，即起四面觀望，以暢悅胸次』。幼孜等叩頭退。

三月甲戌(初八日)駐蹕鳴鑾，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完者不花蒼帖木兒等貢馬謝恩，賜鈔幣襲衣。

初八日駐蹕鳴鑾。夜，上坐帳殿前望北斗，召幼孜



等觀北辰正值頭上。語至二鼓，乃出。

三月乙亥（初九日）上大閱誓師，時軍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戈甲旌旄輝耀蔽日，鐵騎騰躍，鉦鼓鉤震。瓦剌使者望之駭愕曰：『天兵如此，孰敢嬰其鋒者？』上聞之，顧謂學士胡廣等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朕久厭之矣。今日此舉，非得已也。然治兵最難，纖毫舉動當致謹』。……上既罷閱，召從征將士諭曰：『爾等有從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者，有從朕靖內難者，有襲祖父之職者，亦有順天道來歸者，老者未衰，少者方壯。今海宇清寧，四夷嚮福，獨此殘虜硬化，數爲邊患，爾等相與協力驅除之！太祖高皇帝鴻漸有萬年之安；爾等暨子若孫，亦享萬年太平之澤，因今有必勝之道』。又言：『昔薛仁貴狄青之徒皆奮自行伍，其功名炳炳在天地間，至今談者想見其風采。爾曹勉之！』悉賜之酒食。

初九日駐蹕鳴鑼變戍，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

三月丙子（初十日）車駕次凌霄峰，登絕頂，望漠北，顧學士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耳。虜勢衰微若此，尙敢倔強，果何所得恃哉？』因問廣曰：『諸將此來，不聞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算在天，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爲，必盡衆人之情，曷嘗專任一己以掩羣策？』遣瓦剌使者歸，命指揮保保等護送，復賜勅勞順寧王馬哈木，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禿孛羅，各賜綵幣二十疋。時少水，夜大雪尺餘，軍中足用。

初十日早發鳴鑼變戍，上登山麓，漸行經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蛻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上指示曰：『此盼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上

營外而去。

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尙書方賓前觀。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蘼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上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比時少水，軍士多不食者。夜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皆足。

三月丁丑(十一日)

十一日駐蹕凌霄峰北。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天晴。

三月己卯(十三日)

十三日午復下雪。夜漏下，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毛髮慄然。久乃出。

三月庚辰(十四日)……命于口北設車坊，黑峪，土墓三巡檢司，隸隆慶衛；鎗桿嶺，鷓兒嶺，雞鳴山三巡檢司隸宣府

前衛。

三月壬午(十六日)車駕次五雲關，野燒迫近行營，分二道繞

十六日五鼓，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闕無一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柏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



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

三月癸未(十七日)

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午至錦水磧見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尙書曰：『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

三月甲申(十八日)車駕次錦水磧。前鋒報見虜蹤跡，下令軍中嚴警備。

十八日駐蹕錦水磧。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上前叩頭謝。

三月乙酉(十九日)

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上指示曰：『此魯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圃。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烏鳶。

三月丙戌(二十日)車駕駐環瓊圃，勅各營謹哨瞭。

二十日次壓虜川。水多鹹，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食不下咽。日暮，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鬻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

三月丁亥(二十一日)

二十一日駐蹕壓虜川。

三月戊子(二十二日)車駕次金剛阜，勅遊擊將軍都督劉江曰：『清水源虜所往來之處，恐彼有伏，汝等乘夜速往掩捕之。如不見虜，即先據山嶺泉源以俟』。

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地生沙蔥，皮赤，氣

辛臭。有沙蘆葍，根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葍氣。

三月庚寅(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夜甚寒。上召草勅，硯水成冰。

三月辛卯(二十五日)

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澤也。地志云，『鴛鴦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乃出。

三月壬辰(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發小甘泉，上召語虜中山川。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三里餘。飛輦至上前視草，觀畢，令膳真；下馬坐地，于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

## 金華志略

### (一) 地理與人口

金華之地位，適居浙江省中部。全縣面積為三。六五

三月癸巳(二十七日)

二十七日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躍兔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

三月甲午(二十八日)

二十八日移營于大甘泉北十里屯駐。

三月乙未(二十九日)

二十九日午次清水源。有鹽池，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

三月丙申(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三里許，平地泉躍出高數尺，須臾洋溢四達，味甘冽，士馬飲之不竭；賜名神應泉。

三十日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

(未完)

胡傳楷

三方里，百分之四十九為山地，百分之四十七為平地，百分之四為河湖道路。通常氣候，最高約在華氏表九十五



度，最低約在二十度。

縣多山，主幹者曰北山（縣北二十里），曰南山（縣南九十里），曰東山（縣東五十五里）。北山即金華山，一名長山，又名常山；橫亘三百六十餘里，支脈甚多。東山周圍三百餘里，支脈不若北山之多。南山高倍於北山，周四百餘里，支脈亦甚多。

水則有雙溪，乃二源而一委，由東來之義烏港，與東南來之武義港，會合于城下。沿城南西去，折北入蘭谿境，而為錢塘江上流之一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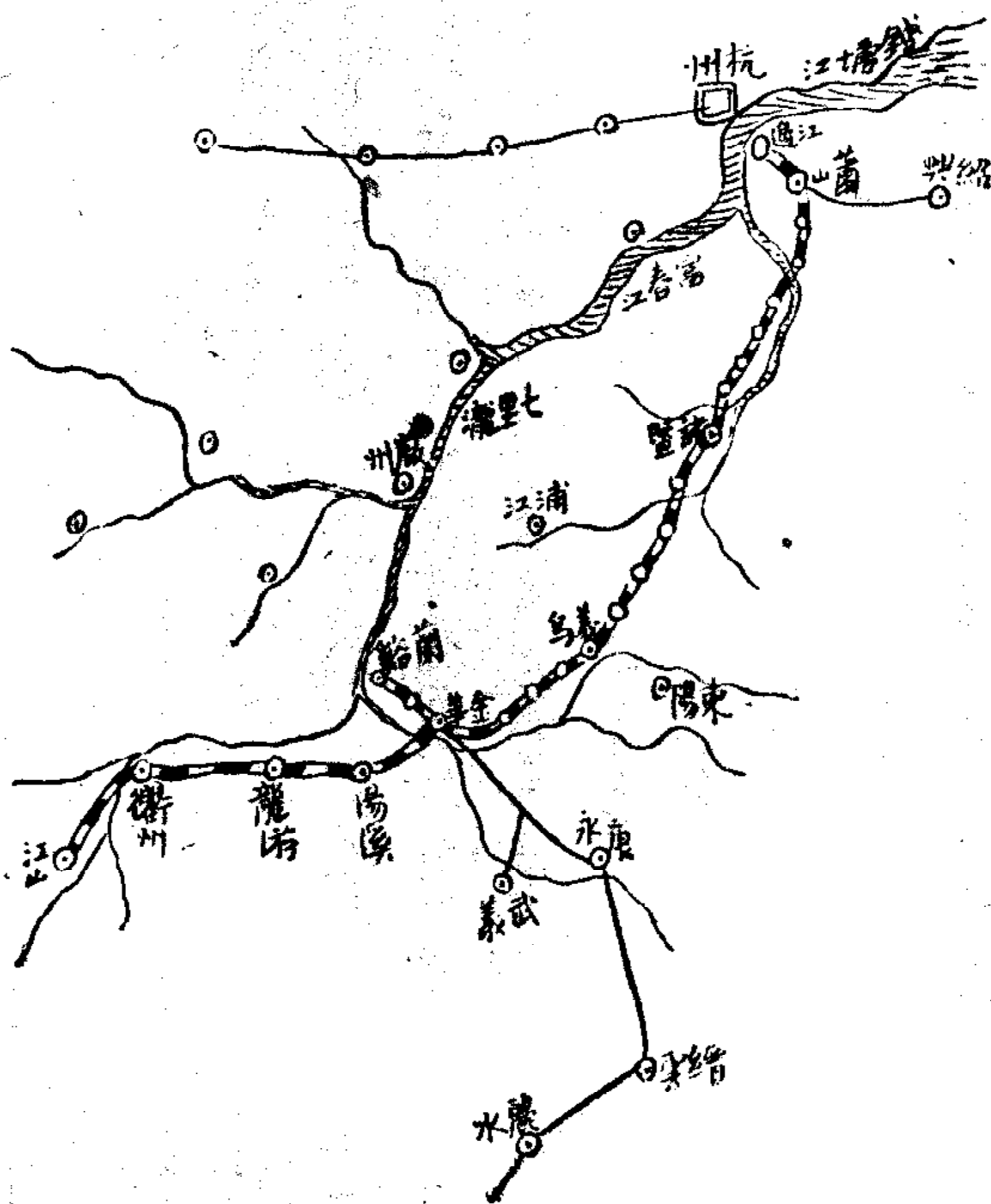
人口統計有五萬三千二百八十九戶，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男數為十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人，女數為十萬〇七千一百五十四人。

### (二) 交通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杭江鐵路通車至金華，二十二年十二月全線完成，于是素稱內地之金華，一躍而為交通甚便利之縣市。同年四月，金永武汽車公路通車，金華與永康武義之間又更為便利。金永武公路，南可接縉雲麗水之公路；而杭江鐵路之通車，使金華成為東南五省（蘇，皖，贛，閩，浙）之交通樞紐。

水路交通，有木船竹筏。上行通義烏永康，下行通蘭

杭江鐵路沿綫略圖



谿，乃至於嚴州杭州。在昔鐵路汽車未通，水路舟船最為重要；其次為轎馬。人力車僅有一百輛，大都在車站與碼頭，來往限于城區或近郊。長途電話可通全省；電報有有線電報；郵遞可寄快信。

### (三) 經濟

(甲) 農業 耕地四十餘萬畝，農人七萬六千八百九十四人。每年農產物之產量及價值如下表：

物名	年	產總	值
和稻	一·六三〇·〇〇〇担	七·三三五·〇〇〇元	
糯稻	二四〇·〇〇〇担	一·二〇〇·〇〇〇元	
小麥	七六·〇〇〇担	四二〇·〇〇〇元	

總計	木炭	木柴	鹹肉	火腿	雞蛋	蠶繭	茶葉	玉米	豆類	蕎麥	小米	大麥
	二〇〇〇〇〇担	二四〇〇〇〇担	一五〇〇〇〇塊	六〇〇〇〇〇隻	一〇〇〇〇〇〇個	五〇〇〇担	二〇〇〇〇担	一六〇〇〇担	三四二〇〇担	六九〇〇〇担	六〇〇〇〇担	四七〇〇〇担
	二〇〇〇〇〇元	九六〇〇〇〇元	二四〇〇〇〇元	一八〇〇〇〇元	一五〇〇〇〇元	二〇〇〇〇元	八〇〇〇〇元	七〇〇〇〇元	二五四八〇元	二四〇〇〇元	二六〇〇〇元	二一〇〇〇元
總計	一一二・八三五・〇〇〇元											

表：  
百五十九人（徽州人佔多數）。重要業，資本，及貿易額如下  
(乙)商業 八十種業，一千〇四十四家，商人八千二

業別	家數	營業資本額(單位元)	全年貿易總額(單位元)
腿業	九	一〇〇〇〇〇	八七・三二〇
米行	四	一〇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油業	一〇	一〇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綢布	六	四八〇〇〇	一・四一八・九〇三
京糧	六	四八〇〇〇	一・四一八・九〇三
雜糧	五	八〇〇〇〇	五九一・四一八
南貨	八	二〇〇〇〇〇	八八四・九〇〇
總計			

總計	鹽業	錢業	典當	醬園	木行	紙業	山貨	中藥
	一	八	三	一	三	一	八	九
	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九四・二一〇	八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	八七・六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	五〇	二〇	一〇	一〇
總計	六・二四七・三〇一							

(丙)工業 工人八萬二千九百八十八人。重要工業出品及其每年產量與總值如下表：

物名	產量	總值
桐油	八・〇〇〇担	一六〇〇〇元
柏油	一五・〇〇〇件	三〇〇〇元
青油	一〇・〇〇〇担	一六〇〇元
茶油	三〇〇担	一〇〇元
肥皂	七・〇〇〇箱	三三〇元
染織	一五・〇〇〇疋	一二〇元
總計		七八二・〇〇〇元

每年輸出總量與輸入總量及其總值，如下二表：

(1)輸出



物名	輸入總量		輸出總量		輸出總值(單位元)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和稻	六〇〇	〇〇〇	二・七〇〇	〇〇〇	二・七〇〇	〇〇〇
糯稻	七〇〇	〇〇〇	三五〇	〇〇〇	三五〇	〇〇〇
火腿	五〇〇	〇〇〇	一五〇	〇〇〇	一五〇	〇〇〇
鹹肉	一〇〇	〇〇〇	一六〇	〇〇〇	一六〇	〇〇〇
黃牛	四・五〇〇	〇〇頭	一八〇	〇〇〇	一八〇	〇〇〇
豬	一三〇	〇〇頭	三二五	〇〇〇	三二五	〇〇〇
雞蛋	七〇〇	〇〇〇	一〇五	〇〇〇	一〇五	〇〇〇
菜油	一〇〇	〇〇〇	二二	〇〇〇	二二	〇〇〇
豆餅	六〇〇	〇〇〇	二四	〇〇〇	二四	〇〇〇
蜂蜜	二〇〇	〇〇〇	一六	〇〇〇	一六	〇〇〇
黃蠟	八〇	〇〇担	六・四	〇〇〇	六・四	〇〇〇
水菓	一・二〇〇	〇〇担	四	〇〇〇	四	〇〇〇
冬笋	三〇〇	〇〇〇	二一	〇〇〇	二一	〇〇〇
西瓜	二〇〇	〇〇〇	四・五	〇〇〇	四・五	〇〇〇
佛手	七〇	〇〇〇	一二	〇〇〇	一二	〇〇〇
茉莉花	三〇	〇〇〇	二〇	〇〇〇	二〇	〇〇〇
珠蘭	一	〇〇〇	三・九五六	七〇〇	三・九五六	七〇〇
總計						

(2) 輸入

物名	輸入總量	輸入總值(單位元)
南洋煙公司	八八箱	二四〇・〇〇〇
英美煙公司	八八箱	一二・三九二

物名	數量	價值
華成煙公司	六四〇箱	七七・七〇〇
汽水	一五〇箱	二・七二五
鹽	七〇〇引	一一五・五〇〇
紅糖	五〇〇担	六〇・〇〇〇
紅糖	四〇〇担	一五・〇〇〇
梨	二・五四〇	六・二〇〇
橘	一・五〇〇件	四・五〇〇
蘋果	五〇担	五〇〇
核桃	一二〇担	二四・〇〇〇
洋蔥	一〇〇担	三・〇〇〇
上海機布	一〇〇疋	一一〇・〇〇〇
洋布	四〇〇疋	一一〇・〇〇〇
常熟布	五〇〇筒	二・六〇〇
南通布	五〇〇筒	二・五〇〇
杭州綢緞	六〇〇疋	二〇・〇〇〇
冲嗶嘰	一・八〇〇疋	一六・〇〇〇
毛巾	八〇〇打	一二・〇〇〇
上海襪子	六〇〇打	一〇〇・〇〇〇
山東氈帽	二〇〇頂	二〇・〇〇〇
化粧品	一〇〇疋	六・〇〇〇
肥皂	三六二箱	二〇・〇〇〇
照相片	三〇〇	一・七七六
煤油	五〇〇聽	三・〇〇〇
汽油	一八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洋燭	五四四箱	一六・二〇〇

火	鉛	洋	鉛	洋	毛	總
柴	絲	釘	板	鐵	鐵	計
三一八箱	五〇担	五〇〇桶	三〇〇〇片	一〇〇〇担	四〇担	
二・三〇九	七〇〇	四・五〇〇	四・二〇〇	五・〇〇〇	二〇〇	一・二三〇・六〇二

(四) 教育

前清末季，各地先後開辦中小學堂，金華亦隨風興起。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開辦金華府中學堂（後改名浙江省立第七中學校）。民國成立後又設立第七師範學校。至今中等學校有五所，初等學校有百餘所；又農業實驗學校一所。茲將中等以上學校列表如左：

校名	別名	創辦年月	現任校長	沿革
金華中學	省立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	方豪	原為金華府中學，民國改省立，第七師範學校併入。
實驗農業學校	省立	民國廿二年（一九三三年）九月		原為金華府中學，民國改省立，第七師範學校併入。

八婺女子中學	聯立	民國十四年九月	金品黃	原為乙種商校，設于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民國改為私立商業中學。十五年改為縣立初級中學。
縣立中學	縣立	民國十五年	盛質彬	原為乙種商校，設于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民國改為私立商業中學。十五年改為縣立初級中學。
作新中學	縣立	民國十年	洪如圭	原為教會立，民國十年由舊制改辦初級中學。
成美女子中學	私立	民國二十年九月	項美菊	原為教會立成美女校，後停中學。民國二十年又開辦初中。

據廿二年浙江教育廳之統計，金華各中學之概況如下

校名	班級	學生數	職員數	常年經費	設備總值
第七中學	高中	九	九	二九	一二六・六六一
八婺女中	初中	四	二	二二	一〇・二八〇
縣立中學	初中	三	一	一三	四・七二〇
作新中學	初中	六	一	一五	六・六六〇
成美女中	未詳	未詳	未詳	未詳	七・四〇〇

民國十九年，教育廳抽考全省各中學學生成績，被試者凡四十一校，而金華第七中學之分數居第一，八婺女中亦列在第十三，足見金華之中等教育在全省居優等地位。

全縣教育經費，自十八年度以後逐年增加（參見下表），



足見金華之初等教育亦與日俱進。

十八年度	三萬七千六百二十九元
十九年度	五萬二千六百九十五元
二十年度	五萬八千六百九十八元

社會教育，成績不佳，惟年來稍稍進步。縣立民衆教育館，十九年七月成立（係就原有之通俗講演所，圖書館，及運動場合併改組而成），分圖書，運動，講演三部。常年經費一千九百七十六元。因地點失宜及設備簡陋，故民衆去者甚少。至於民衆學校，十九年度全縣共四十六所（十九年以後增加十三所），經費三百元。民衆入學人數，共計一千一百八十八人（男數共七四九人，女數共四三九人）；畢業人數六百二十三人。

### （五）風俗

光緒金華縣志記風俗曰：

大率士謙而好文，農愿而習儉；務本抑末，重去其鄉，故商賈不如他邑之夥。惟鄉俗頗尚鬥牛，而鋼婢溺女尤爲積習。

金華昔有『小鄒魯』之稱；宋元理學名儒之習尚，至今猶有遺風。士人多向外求學，至于一般人，亦因近年交通便

利，漸多出外，故『重去其鄉』之觀念實漸消滅。

鬥牛之俗，由於賽社會，此即郡國志所謂『好淫祠』之一例。清金華訓導王詒壽曰：

婺俗鄉村盛鬥牛，村民之稍温飽者皆畜之。飼養必精，必備，專事鬥，名曰『操牛』。其用以耕者，則犬豕視之矣。每八日一大集，通國趨之若狂。其鬥也，闢廣場，立高轅於東西，以彩帛裹牛角，旂幟導入。有老者，視牛之大小肥瘠，合對令鬥。其一勢將敗，壯夫十輩曳之釋，勿令奔也。勝者，戚友咸賀，置酒慶功；其偶有奔北者，屠之，耻若撻市朝。此陋俗不知起於何時？（觀門牛用韓孟門雞聯句韻序，載兩浙輜軒續錄卷四十七）

至今此風猶未稍息。其他遊神賽會，一歲之中幾無暇月。

例如：正月初四日之迎拜年佛，元宵節之迎龍燈與關帝

君，清明節之迎城隍（民國廿三年因造公路拆去城隍廟，此舉遂廢）。

八月十六日之迎五侯（靈應侯盧文晝，赫靈侯胡則，剛應侯邢植，火應侯錢佛紀，及錢應侯陳百廿五公），俗稱迎大佛，皆爲年例也。

平時則盛行會場（俗稱興好看）。一會之興，有煙火，有戲班，且多至十餘，必至數日方了。此村未完，彼村又興，故農人終歲辛勤，盡耗于此。惟近年以來，農村經濟破產，此

風始漸衰落。

至于『溺女』之弊，自設育嬰堂以來，稍稍衰止。『銅婢』之習則未之多見。民性多溫和，惟東鄉民性躁悍，一言之戲，一錢之吝，至於逞刃尋仇；然外強中乾，未嘗不畏官也。

(六) 人物

金華自宋南渡以來，人物最盛，尤以理學之風甲于東南，所謂金華學派是也。至於政事文章，人才濟濟。其著名者如下表：

唐	張志和
宋	潘良貴 呂本中 呂祖謙 葉審言 王柏 唐仲友 何基 王埜 夏明誠 蘇簡 鄭剛中 葉衡
元	葉顥 聞人夢吉 許謙 張樞
明	宋濂 胡翰 蘇伯衡 戚雄 王三錫 朱大典
清	曹長泰 曹開泰 方元鵬 張作棟
現代	金兆豐 蔣邦彥 王廷揚 徐東藩 何炳松 黃人望 金兆棧 金兆梓 何德奎 王兆同 傅東華 方豪

南宋理學，大別可分為閩學派(朱熹)、湖南學派(張栻)，

江西學派(陸象山)及浙東學派四派。而浙東學派又可分為金

華學派，永嘉學派及永康學派三支。金華學派之始祖為呂

東萊(祖謙)。東萊傳之弟子約(祖儉)，從弟泰然(祖泰)，由是

遞傳不替，而至麗澤諸儒。東萊兄弟講性命之學；同時又

有唐說齋(仲友)，亦金華人，講經制之學。全祖望曰：

小東萊(祖謙)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

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

其早卒，晦翁(朱熹)遂日與人若爭，并詆及婺學。

(宋元學案卷五十一)

晦翁所詆之婺學，即是唐說齋。其與東萊尚相得，蓋

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

教。試以良齋(薛季宣，永嘉人)，止齋(陳傅良，瑞安人)，

水心(葉適，永嘉人)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

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于

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

肯寄人籬落耶？(同上卷六十)

東萊說齋而後，北山(何基)繼起，于是金華學派乃大昌

明。北山之為學，『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義理之自

通，未嘗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同上卷八十二)。蓋



北山師事勉齋(黃幹)，而勉齋則為晦翁之子婿，得晦翁之嫡傳，故北山實傳晦翁之學者也。其後北山以遞傳於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稱為『金華四先生』(按仁山，蘭谿人，蘭谿亦屬婺州)。茲將東萊以下五人列表如後：

姓名	稱號	生	卒	事	略	名	著
呂祖謙	東萊先生	生于宋紹興七年(1137)	卒于淳熙八年(1181)七月	隆興元年(1163)進士，復中博學宏詞，歷官太學博士，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著作郎。淳熙六年(1176)特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辭不就。後以疾請祠，主管明道宮。卒諡成。	古周易，書說，東萊左氏博議，歷代制度詳說，東萊集等		
唐仲友	說齋先生	生于宋淳熙十五年(1188)	卒于咸淳四年(1268)十二月	紹興廿一年(1151)進士，復中三十年(1160)博學宏詞科，通判建康府，除著作郎，出知信州台州，擢江西提刑。未行，朱熹劾之；仲友亦作奏互訐；上遂各予祠不竟其事。于是主管武夷冲道觀。卒年未詳。	六經解，孝經解，九經發題，諸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陸宣公奏議解，說齋文集等		
何基	北山先生	生于宋慶元三年(1197)	卒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	弱冠侍父伯斐于臨川丞任，適勉齋黃幹為令，知其為朱子之婿，得其嫡傳，遂師事焉。景定五年(1264)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咸淳初(1274)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終不出。卒諡文定。	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近思錄發揮，文集等		
王柏	魯齋先生	生于宋慶元三年(1197)	卒于咸淳十年(1274)七月	少慕諸葛亮，自號長嘯，後更號魯齋。嘗從北山學。蔡杭楊棟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卒諡文憲。	書疑，詩疑，讀易記，魯齋集等		

許謙	白雲先生	生于宋咸淳六年(1270)卒于至元三年(1337)十月卒年六十八	幼孤力學，受業于金履祥，盡傳其奧。公卿累薦，不仕，屏迹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為學者師垂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為耻。卒諡文懿。	讀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讀四書叢說，白雲集等
----	------	----------------------------------	---	------------------------

(七) 名勝

金華為山水名勝之區，齊梁以後，至唐宋元明，詩文記錄不知其數。名勝之最著者，莫如北山。北山原名金華山，山上有金華洞。宋祝穆方輿勝覽(一二三九年作)曰：

金華洞在縣北三十里，『第二十六金華洞元之天』。

其洞有三：巍然在山，去天尺五者，曰朝真洞。自

朝真而下，百餘步，至冰壺洞。洞在山之腰，視之

若井，其深百尺，泉聲如擊鼓。攀崖而下，石皆離

列，水奔注其中，傾沫成簾，長三十尺。雙石嶄然

壁立，曰石筍。自冰壺而下，行五十步，有石若白

龍之升降者，曰雙龍洞；可容胡床百數居之。

三洞之奇趣，宋王柏長嘯山遊記(一二三一年作)，方鳳金華遊

錄(一二八九年作)，元吳師道金華北山遊記(一三三二年作)及明

末徐霞客浙遊日記(一六三六年作)，所記皆甚詳。其中雙

龍洞，

洞關二門：一南向，一西向，俱為外洞，軒曠宏

爽，如穹廈高舉，闔闔四啟，非復曲房夾室觀。水

流自洞後，穿內門西出，徑外洞去；俯視水所出

處，低覆僅一尺五寸。余借一浴盆於洞口潘姥家，

解衣赤身伏盆中，推盆而進；進隘五六丈，穹然高

廣，一尺板平架洞中，離地數尺，大數十丈，薄僅

寸。左則石乳下垂，綺窗翠幙，橫列別洞中。溯水

再進，水竇愈伏，無容入矣。(徐霞客浙遊日記)

清乾隆間(二七三六—九五)雙龍內洞為泥沙淤塞，遊者遂不得

入。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冬，縣人黃維時等發起疏濬內

洞，次年(一九三三)二月成。於是湮沒二百餘年之秘境遂重

顯於人間。

除三洞外，北山名勝尚有赤松山(赤松子遊金華山，以火自

燒而化，因名)，臥羊山(晉皇初平叱石成羊處)，鍊丹山(皇初平鍊丹

處)，洞箬山(山左有優游洞)，芙蓉峰(俗稱尖峯山，四面望之，形

如芙蓉)



具五體），盤泉（爲金華山最高處），石基盤（有龍潭），講堂洞（梁劉孝標讀書講學處），羅漢洞（相傳有石羅漢坐水中故名），鹿田（相傳宋玉女以鹿耕田之所），大佛巖（卽西巖寺，石壁有大佛一，高數丈）等處。

其次爲東山名勝，最著名者爲齊雲岡（宋商日新借子夢鶴隱此），積道山（連屏擁翠，石磴縈紆，絕頂平坦如掌）及慧明巖。

慧明巖，縣東南三十里，俗呼三佛地之一也。高五里許，石洞空闊，可容百餘人。巖額水簾數丈，如珠灑下，亢旱不絕，亦莫知其泉之從何來也。下有潭，承之不溢，伏流地中，至二里許始出。洞中有生成石座，俗呼『龍舌』；供慧光佛像。（光緒金華縣志）

又其次爲南山，周四百餘里，深邃幽遠，千峯層疊，羣岫縈紆，奇形異狀，不可殫述。然而遊者罕至，故陳樵詩謂『采葢林深人不見』，非虛語也。

城區名勝，著名者甚多。唐嚴維送客之婺州詩曰：

明月雙溪水，清風八詠樓。

少年爲客處，今日送君遊。

八詠樓原名玄暢，以齊沈約守東陽（在漢昌元年，西元四九四）

嘗登賦八詠詩，故唐時易今名。宋李清照題八詠樓詩曰：

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  
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洲。

明月樓在縣北城上；登樓一望，全城盡在目中。舊又有清風樓，在石碕巖城上，後廢。城外雙溪（爲義烏港與武義港之會合處），風景更佳。宋南渡後，李清照在杭州慕雙溪之名，特來住于金華，故其武陵春詞曰：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倦晚梳頭。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舟；

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城北大洪山永福寺之『萬佛寶塔』，爲東南浮圖之冠。其建塔之年代有三說：一謂建于宋治平初（一〇六四），建者爲僧居政（見萬曆金華府志）；一謂建於唐代（六一八—九〇六），

建者無考（大清一統志）；又一說謂建于三國時（父老傳說）。然

此傳說亦非一種，清初所傳謂建於吳赤烏二年（二三五），張

明焜登婺州永福塔詩：『永福塔高侵碧落，云是赤烏二年

作，相傳經歷千餘秋，紫霧冥冥煙漠漠……』（漱石居稿，

又載兩浙輶軒錄卷九）。以余所聞，又謂孫權母吳國泰所建。考

吳國泰死於建安七年——即西元二〇二年（三國志吳志卷二及

卷五，或作建安十二年——即西元二〇七年（吳志卷五注引志

林）。然則此塔豈建於西元二〇二年（或二〇七年）以前耶？以

余觀之，建於宋治平初之說較為可信，因材料之依據較先

也。原建之塔僅有九級；後經屢毀屢修，至清道光二十

七年（一八四七），始由僧定鈞募資大修，凡十三層，是為

今塔。高度據光緒時以日影勾股比例法測量，約高十五丈

弱（黍尺），底層廣七尺強。每一層，設有梯，曲折而上，

可以遠眺。塔之頂為鐵製，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及清乾

隆六十年（一七九五）曾兩次為大風吹落，其重三千餘斤。

他如宏濟橋，係比舟而成（比舟二十有四，架板其上，連以鐵

索，長三十餘丈，廣一丈五尺）；通濟橋，為大石所建（建于清嘉慶

十四年，即西元一八〇九年，長九十八丈，廣四丈八尺，列孔凡十三）；

與夫蕭條寂寞之一覽亭，及繁榮熱鬧之中山公園，皆足使

人賞快心目。

### （八）藝文

金華自宋元以來，名賢輩出，著述甚多。光緒志卷十

五藝文所載，可列表如下：

經部	一〇八種	八九八卷	內二八種無卷數
史部	一〇二種	一七四八卷	內一八種無卷數
子部	八三種	一七八九卷	內一八種無卷數

集部 一六五種 一八七七卷 內六九種無卷數  
總共 四五八種 六三一二卷 內一三三三種無卷數

光緒以後者，尚莫知其數。茲依時代及為四庫收錄之種數列表如左：

部別	唐	宋	元	明	清	未詳	四庫收錄數
經		七六	九	一九	四		八
史		五一	二	三六	九		一六
子	七	三六	六	二二	八		七
集	二	六二	八	六四	二六	三	一七
合計	九	二二五	二五	一四一	四七一	一一	四八

其中著述最多者：

鄭剛中(宋) 一二種 呂祖謙(宋) 五三種

唐仲友(宋) 一九種 何基(宋) 一二種

王柏(宋) 五四種 許謙(元) 一一種

宋濂(明) 四〇種 張作枏(清) 一二種

清同治中，永康胡鳳丹編刻金華叢書，搜羅書籍凡六

十七種。宣統間，其子宗楸又繼刻續金華叢書，凡五十九

種。對於金華文獻之流傳，其功不可泯滅。

縣之有志，則始於明代（郡志則宋代已有之）。嘉靖十九年

（一五四〇），縣人戚雄所撰金華縣志四卷付梓，其自序曰：

分爲四卷，係之以目，共五十四條。大抵輿地官政雜志，多取諸洪(遵)瞻(思)二志（洪氏東陽志十卷，宋紹興二十四年(一一五四)撰；瞻氏東陽續志六卷，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撰），採訪諸錄而續以近代沿革，前志遺佚。其事專本郡者則略之。人物則視敬鄉錄（元蘭谿吳師道撰）爲楷式，而謬以鄙見增益而品列之。其考據未詳與夫品量未定者，姑別錄以俟之。始嘉靖丙申（一五三六），迄丁酉秋，越二歲始克就編。

是書未見，不知存否？（道光志云存姜志望活字本。）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縣人胡頌撰金華縣新志十卷，已佚。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知縣王世功纂修金華縣志十卷，亦佚。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知縣王治國纂修金華縣志十卷，原本已佚。三十四年(一六九五)知縣趙泰增修二十二年本，而成金華縣志書十卷，此書尙存。道光四年(一八二四)知縣黃金聲纂金華縣志十二卷，亦尙有傳本。光緒二十年(一九八四)郡人鄧鍾玉等纂金華縣志十六卷，附殉難錄一卷，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印行，知事錢人龍述其經過曰：

當日襄事諸賢意見互歧，商榷未定，志稿全帙遂束置總纂鄧子珣孝廉家。歲月遷流，人事代謝，纂修襄校諸賢大半作古，賡繼繼續，寂焉無聞。嗟乎！

成事之難，若此其甚，毋乃斯文之厄耶？今者閱時較遠，相需正殷，舍此稿本，別圖纂述，非惟所聞所見未逮前人，即籌款設局，財力日艱，累月窮年，功豈易竟？爰商諸士紳，向總纂後人商取稿本，分任校讐，隨時繕錄排印，竟前人未竟之功。省志甄錄既有取材，此邦文獻津徵美備，一舉兩得，斯之謂矣。（金華縣志序）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又重印，是爲最後所修之縣志。

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北平

#### 參考書舉要：

- 金華縣經濟調查：民國二十四年一月金華縣商會編製。
- 浙江省三年來教育概況：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浙江教育廳編印。
- 光緒金華縣志：清光緒二十年鄧鍾玉等纂，民國四年排印。
- 宋元學案：明黃宗羲原撰，清全祖望修定，光緒五年刊本。
- 兩浙輶軒錄：清阮元編。
- 兩浙輶軒續錄：清潘衍桐編。
- 金華山水文徵：民國胡傳楷輯，未刊。



# 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目錄

王重民

本刊一卷十期曾發表王重民先生之清代學者關於禹貢之論文目錄，讀者稱便。先生現在從公法國，其所編清代學術論文索引已成書，不久可由北平圖書館出版。承其美意，允將地理一類先由本刊發表，曷勝欣幸。自本期起，即陸續登載。茲將其分類次第列左，俾讀者先識其內容焉。——編者。

## 1. 通論

論說 序跋

## 2. 總志

考釋 序跋

## 3. 方志

古地理 地方沿革 民族 序跋 (江蘇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 河北 山東 河南 山西 陝西 甘肅 福建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新疆 吉林 黑龍江 綏遠 青海 蒙古

西藏 (附修志義例)

## 4. 河渠水利

考釋 記叙 策議 雜說 序跋

## 5. 山川

考釋 雜說 序跋

## 6. 遊記

山水 序跋

## 7. 古蹟名勝

考釋 雜記 序跋

## 8. 外紀邊防

考釋 序跋

## 地理類

### 1. 通論

論說

古今地學應分幾家說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一上

地輿之學須通天文說 傅鸞翔 沅湘通藝錄 五，三六上

地輿之學須通天文說 楊仁俊 沅湘通藝錄 五，三八上

水之溫寒關係地之盛衰說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一一下

周髀家言地方如棋局論 何盛林 沅湘通藝錄 五，四二上

周髀家言地方如棋局論 張繼大 沅湘通藝錄 五，四三上

擬教初學者通輿地之學條例淺說 姚炳奎 沅湘通藝錄 五，

擬彙選古今輿地家書為地學問津編凡例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二八，六下

與徐星伯中書論地理書 沈垚 落帆樓文集 一，一九下

各行省測繪輿圖義例參酌古今以何為善議 汪之昌 青學齋

集 二八，四下

臺灣地震說 姚瑩 東溪文集 一，一九下

分野說 張宗泰 質疑刪存 上，一七上

十二分野古說異同攷 汪行恭 詒經精舍四集續選 一，五上

說地 惲敬 大雲山房文集初集 一，六上

說山 惲敬 大雲山房文集初集 一，七上

山說 謝章铤 賭棋山莊集 三，九上

形勢論 顧炎武 亭林文集 六，三上

顧職方郡縣論駁議 戴望 讀學堂遺集 一，五上

千里而近千里而遙考 高學瀛 學海堂三集 九，八上

分縣議 陳祖范 陳司業文集 一，一一上

郡縣考 姚鼐 惜抱軒文集 二，一上

郡縣議 焦循 雕菴集 一二，一二下

### 序跋

地理攷原跋 程晉芳 勉行堂文集 五，二二上

禹貢半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清代學者地理論文目錄(通論, 總志)

地理徑序 朱彝尊 曝書亭集 三五，九上

讀地球圖說書後 顧觀光 武陵山人雜著 一，七二上

乾坤體義跋 張文虎 舒藝室雜著甲編 下，二六上

地學淺釋序 華蘅芳 行素軒文存 一，三上

書地學淺釋後 黃彭年 陶樓文鈔 一〇，一二下

地文學序 章炳麟 太炎文錄初編 二，四七上

繪地圖議 馮桂芬 顯志堂稿 一一，三上

### 2. 總志

#### 攷釋

秦四十郡辨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一六，三上

秦三十六郡攷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一六，九上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篇) (論秦三十六郡等) 洪亮吉 卷施閣文

甲集 一〇，三下

答洪稚存書(論秦三十六郡)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三五，一一下

答談階平書(論秦三十六郡)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三五，三下

湖海文傳 四二，一五上

復談孝廉書(論錢大昕秦三十六郡考) 姚鼐 惜抱軒文集 六，一

四上 湖海文傳 四二，一七下

三十六郡攷 胡承珙 求是堂文集 一，三四上

秦三十六郡說 毛嶽生 休復居文集 一，五上

秦三十六郡攷 黃廷鑑 第六絃溪文鈔 一, 一四上

魏延昌地形志序(代) 劉文淇 青溪舊屋文集 五, 一三上

秦四十郡考(附秦郡建置沿革考) 劉師培 左齋集 五, 三一上

括地志序 孫星衍 孫淵如外集 三, 七上

秦郡考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 八下

敦煌本貞元十道錄跋 羅振玉 雪堂校刊羣書叙錄 下, 二六下

漢郡考(二篇) 王國維 觀堂集林 一二, 一二上

敦煌本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跋 羅振玉 雪堂校刊羣書叙錄 下, 三二上

漢百三郡國攷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一六, 一一上

漢高祖置二十六郡考 汪之昌 青學齋集 一五, 二八上

漢縣道攷 黃以周 微季史說略 二, 二二上

宋本元和郡縣志跋 王昶 春融堂集 四三, 七下

漢縣同名小識 馬國翰 玉函山房續集 三, 二五上

元和郡縣圖志跋 程晉芳 勉行堂文集 五, 一七上

建安十八年省併州郡考 張宗泰 魯巖所學集 四, 二四上

書元和郡縣志後 嚴元照 悔庵學文 七, 一〇上

道光府廳州縣同名記 程鴻詔 有恒心齋文 三, 一上

補元和郡縣志序 盧文弨 抱經堂文集 四, 二三上

序跋

湖海文傳 二六, 五上

擬周公城名錄序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三, 一上

元和郡縣志補圖 沈垚 落帆樓文集 一三, 三〇上

春秋輿地圖跋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六, 六下

太平寰宇記跋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四四, 三上

書校本秦漢圖記後(四篇) 孫志祖 申郵軒遺文 一, 一五下

太平寰宇記跋 程晉芳 勉行堂文集 五, 一八上

書章雲駢古郡縣圖後 陳澧 東塾集 二, 二六上

萬刺史廷蘭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 洪亮吉 更生齋文甲集 三, 五上

十三州志序 張澍 養素堂文集 三, 一八下

太平寰宇記補闕序 王世孫 惕甫未定稿 三, 一六上

書太康三年地志後 錢儀吉 衍石齋記東齋 四, 二三上

舊鈔本太平寰宇記跋 曾釗 面城樓集鈔 三, 八下

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序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四, 二五下

跋元豐九域志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四四, 五下

與徐仲圖書(辨徐撰州郡表)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三五, 一上

元豐九域志跋 程晉芳 勉行堂文集 五, 一九上

魏延昌地形志自序 張穆 月齋文集 三, 二九上



新定元豐九域志序 盧文昭 抱經堂文集 四，二四下

元豐九域志跋 陳 鱣 簡莊綴文 三，八下

元豐九域志跋 王國維 觀堂別集補遺 一，二九上

宋本輿地廣記跋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四四，三下

輿地廣記跋 程晉芳 勉行堂文集 五，二〇上

跋季滄葦藏宋本輿地廣記後 顧千里 思適齋集 一四，二三下

跋朱竹垞藏宋本輿地廣記後 顧千里 思適齋集 一四，一五上

方輿勝覽跋 程晉芳 勉行堂文集 五，二一上

跋方輿勝覽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九，二下

方輿勝覽書後 劉師培 左龔集 五，三六下

校輿地紀勝跋 李富孫 校經閣文稿 一七，八上

輿地紀勝跋 馮登府 石經閣文集 六，一七上

宋板輿地紀勝跋(二篇) 張 鑑 冬青館甲集 五，一二下

重刊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序(代) 譚 鑾 樂志堂文略 一，二二下

輿地紀勝序(代)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一〇下

輿地紀勝跋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一三上

輿地紀勝續跋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一九下

輿地紀勝校勘記序(代先君子作)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二三上

輿地紀勝補闕序(代) 劉毓崧 通義堂文集 七，二七下

輿地紀勝跋 繆荃孫 藝風堂文漫存 三，二〇下

跋朱思本九域志不全稿 錢泰吉 甘泉鄉人餘稿 一，五上

跋元大一統志殘本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九，二上

元大一統志殘本跋 吳 騫 愚谷文存 四，一三上

跋元混一方輿勝覽 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 二九，三下

輿地名勝志一百九十三卷 楊守敏 晦明軒稿 下，一四上

題輿地歌 錢謙益 牧齋有學集 四八，一上

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顧炎武 亭林文集 六，一〇下

肇域志序 顧炎武 亭林文集 六，一一上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阮 元 寧經室三集 四，一四上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 姚 椿 晚學齋文集 二，八上

肇域志跋(附校刻商例)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九，四上

題讀史方輿紀要 全祖望 鮚埼亭集 三二，一三下

紀方輿紀要始末 程廷祚 青溪文集續編 三，一〇上

跋舊刻方輿紀要州域形勢說 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 五，一八上

寰宇通志跋 朱彝尊 曝書亭集 四四，八上

備陳修書事宜疏(指修一統志) 徐乾學 憺園文集 一〇，一六上

大清一統志凡例 徐乾學 憺園文集 三五，一六下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稿書 全祖望 鮚埼亭集外編 四五，一一下

上一統志館總裁書 楊 椿 孟鄰堂文鈔 二，一上

再上一統志館總裁書 楊 椿 孟鄰堂文鈔 二，四下

擬一統志表 胡天游 石筍山房文集 一, 四三下

一統志江防總論 姜宸英 湛園未定稿 一, 五上

一統志海防總論 姜宸英 湛園未定稿 一, 一〇上

一統志日本貢市入寇始末 姜宸英 湛園未定稿 一, 一九上

一統志外藩蒙古屬國書總序 齊召南 寶綸堂文鈔 三, 一四下

外藩蒙古五十一旗序 齊召南 寶綸堂文鈔 三, 一七上

修一統志議 程廷祚 清溪集 五, 一八上

大清一統志表序 王世孫 惕甫未定稿 三, 一八上

校一統志湖北省(二則) 朱珩 小萬卷齋文稿 六, 一一下

恭擬增修一統志 何紹基 東洲草堂文鈔 三, 一一下

題鈔本嘉慶重修大清一統志 章 棫 一山文存 一〇, 二四下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洪亮吉 卷施閣文甲集 八, 一上

與章進士學誠書(辨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爲總督巡撫說之非) 洪亮吉 卷施閣文甲集 一一, 一四上

書洪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圖誌後 張宗泰 魯巖所學集 六, 三一

書乾隆府廳州縣志後 沈家本 枕碧樓偶存稿 四, 一八下

地理韻編序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五, 二上

地理韻編今釋序 毛嶽生 休復居文集 一, 二二下

重刊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叙(代李鴻章) 馬徵慶 淡園文集 一, 五

光緒輿地韻編序 錢保塘 清風室文鈔 四, 七下

地名韻語序 梁啓超 飲水室文集 三, 四四下

陳慶筌地名韻語 梁啓超 飲水室文集 七七, 三四上

輿圖指掌序 王源 居業堂文集 一二, 一〇下

鄒特夫地圖序 陳澧 東塾集 三, 一六下

記地圖三本 陳澧 東塾集 二, 三二下

內府輿圖縮摹本跋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六, 八上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一九, 二下

跋武進李氏輿地全圖 李兆洛 養一齋文集 二〇, 一八上

大清一統輿圖序(代)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七, 一五上

大清一統輿圖後跋 汪士鐸 汪梅村先生集 九, 七下

皇朝中外輿地全圖序 周壽昌 思益堂古文 一, 三下

題王氏寫本地圖後 陸燿 切問齋集 六, 九下

(未完)

# 秦轡日記

孫培

## 序

此鈔本日記，分訂二冊，燕京大學圖書館藏書。作者

孫培，字澤蕃，日本大學法政畢業，歷任政府要職（見官紳

履歷彙錄第一集一一五頁），民國四年（觀其沿路記籌安會進行事可知）

以調查禁烟委員派赴陝西。按宣統三年輿論對鴉片一致攻

擊，于是清廷決意禁烟，並得英國之助，訂禁烟條約，謂

十年內當使國內鴉片絕跡，政府遂下令全國一致嚴禁。

國人方慶自茲以後禍源可以永去矣，不意將屆禁絕期限

時，陝西省軍人竟以煙土爲秦產大宗，擬抽釐助軍，稍弛

其禁，求于中央，而中央竟准之，是既失信于英，又且厚

負民望也。其毒害延於今日，可勝歎耶！

作者自八月二十五日由京啓程赴秦，以至離秦，日記

均全，沿途所見均有詳載。讀之，則當日交通不便，農民

痛苦，軍人橫暴，固歷歷如在目前也。史料之最可貴者無

如原料，原料中又以個人無意發表之作爲最有價值，如

信札，隨筆，日記等是；當時不過就見聞所及，輕描淡

寫，日後即爲不可多得之史料矣。故此冊雖出近時，要亦

可寶。

又寫本謄寫清晰，錯字均黏以紙，另繕正字，又分上

下二冊裝訂之，標題之，想係作者陝西事畢回京後，以該

日記頗有發表價值，故寫爲定本；後以內容有對當時某軍

人與陝西財廳長行事不滿之言論，不便問世，遂未付諸刊

剛。今則事過境遷，無復忌諱，舉而刊之，知固爲作者之

志也。

龔維航。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一日。

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三日奉大總統申令：『陝西煙禁廢弛，

著內務部派員往查』等因。翌日，總長派余及余僉事詣入

陝查勘。居京十稔，未出國門，旅行用物缺然無存。連

日備辦，費百餘金。捩擋就緒，本擬即日首途，因洛潼

路爲水冲壞，遂遲至八月二十五日午前十一時半乘京漢

火車出發。方詣車站，雨潑如瓢，送行者衣履俱溼。及

至正定，雨始霽；燕趙許鄴之郊山色淨明，如水新沐。

倚車縱目，胸臆爲開。夜二時，渡黃河。二時半，抵鄭

州。夜色秋清，星河欲曙。於是下車步至略佳賓館，檢

點行李。略一朦朧，不知東方之既白。



二十六日：晴。午前六時，赴鄭洛車站購票。此路無獨立站臺，由京漢站代理外來行旅。上車時過磅與否，站員漫不過問；及車開，洋員乃迫以加磅；行人苦之。十時，過汜水，地多高阜，土人剝穴以居，如太古荒陋。沿途棗實纍纍下垂，居民恐不勝其重，插木爲柱，繩繫其枝，作凌仰之狀。午後二時，抵洛陽，乃古東都，襟帶黃河，俯有中土。載籍盛稱此邦圓覺寺爲北宋寶刹，金石琳琅，可恣遊眺；及同余僉事杖策前往，敗瓦頽垣，蕪穢荒歿。乘輿而來，興盡而返，不禁索然。

二十七日：晴。凌晨起，視天色，月猶在天。秉燭束裝，至洛潼車站守候。此路現爲隴海鐵路正幹，已成軌道可達觀音堂，乃車僅通澠池。此車開時，鐘點無定，旅客均先上車坐守；其車票又祇賣三等四等。三等車輛窗小氣塞，葱羶汗臭，觸鼻欲嘔。四等則聚羣男女坐烈日光中，土蔽塵封，面目不辨。行車軌道，自鋪石至墊木，工程薄弱，難保期年，識者至爲浩嘆。余初上車，六時耳；待至九時二十分乃搖鈴開車。未至新安，又忽停頓；詢之車守，答以金水橋圯，易車乃行。於是步石而渡，半里許始達前車。其間往來爭嚷，搬運紛擠，秩序蕩然。午後三時，抵澠池，旅舍污穢湫隘。不得已，借

寓城外皮棉公司。澠池爲歷史名區，初以爲此古秦王趙王相會之所，高歌擊缶，猶可想見相如懷璧雄風。入城環觀，僻陋彫殘，民智閉塞，道間馬矢高可沒人，入其境者不勝今昔盛衰之感。是夕準備車轎，明日起程。

二十八日：晴。午前九時自澠池西行，道中亂石，馬踏有聲。行四十里，抵觀音堂，寓天寶棧。每飯資一元，猶無下箸之處。是日暑氣濃縹，塵起風揚，面目間埃垢俱滿。每一盥滌，墨水盈升。今始知世間苦事無勝於交通閉塞處之陸行者。

二十九日：晴。午前四時，呼僕整駕，雞方喔喔；坐輿中默誦『雞聲茅店月』詞，不禁嘆古人詠物之工。十時，行抵張茅。張茅爲窮鄉小鎮，油米不全。逆旅主人手粥一盂相示，塵蠅雜混，食可傷人。同行詹昌熾許復兩君以知事分陝，齋糧西行，自炊食於荒村野店之中，分羹餉我。午後行四十里，抵陝州。陝州羣山環抱，獨黃河繞其城西，小石亂流，縱橫布列。往來過客多宿南關。

余同余僉事解裝甫畢，輒濯足黃河流中，用滌煩暑。三十日：晴。午前四時半首途，曉風侵肌，吹衣習習。行三十里，至鵠店，烈日薰蒸，汗流如汁。再行三十里，至靈寶，得小飯店，屋可打頭，席垢積寸許，食之不下

咽。假對門米肆稍息，以待暑退。考靈寶爲古宏農故郡，風流今歇，僅以產大紅棗著名。午後一時五十分，涉小沙河，入函谷關。函谷爲六國拒秦之所，天生險阻，俯瞰中原，祇一九泥可以封塞。依山築堡，如眉月形；堡上有樓，內塑李老騎牛偶像。革命軍起，秦師據此以閉關，壁圯樓崩，不堪矚目。詢之士人，據指告曰：『此趙將軍仰攻秦師之故壘也』。爰登其巔，周視城堡，百孔千創，猶想見當時戰跡。東望靈寶，如在地中。關前楹聯有句云：『未許田文輕策馬；願逢老子再騎牛』，可稱雅切。入關，兩峯壁立，人行一綫天中，狹路車逢，不容轉轂。強梁潛伏，行人俱有戒心。初入關，有裸體男子血臥道旁，氣息奄奄，不絕如縷。詢之士人，對以遇盜被劫。問何暴尸烈日中，席蔽不加，土人笑而不答。縣政廢弛，可爲三嘆。午後六時，至稠桑，地稍開展；居民可二三十戶，窮苦彫零。有縣官警備隊兩棚駐此，游手不事，飽食酣嬉。至此，余體倦困深，思偃息，周覓旅店，多人畜相居。繼得一馬廐，掃土支牀，用休行李；乃蚤虱蠅蚋刺人肌膚，痛不可忍。屋又低小，至夜將半，日間餘熱曬壁猶溫。假寐片時，東方已白。當稠桑之初至也，饑腸轆轤，豆粥難求；同行許復

君解囊出餼糧，此腹稍果，然忍饑已數小時矣。

三十一日：陰。午前四時，由稠桑西行，未半里，兩山夾道，其狀類函谷。山路又多起伏，忽若墜地，忽若登天。行二十里，乃抵閿鄉。閿鄉荒僻，附郭人稀，豚肉逢集會乃可得，其他葱薤菘芹之屬亦都缺如。考閿鄉爲漢武思子宮故地，光昭歷史，今乃遺跡渺焉。下車，入回回肆，土飯塵羹，用供饑渴。方閿鄉未至之時，軍人東去，以四肥壯駕大車，牽束物如牛腹，道旁行者咸嘖嘖稱羨曰：『苟得此，一生喫著不盡矣！』詢何物寶貴乃爾，行者曰：『此非販運煙土者耶！吾儕小人苟得販此，十萬黃金可塞北斗，惜爲軍人專利耳！』余聞其語，爲之太息。午前十一時，復從閿鄉西行，入山溝中，啣車而走；兩車相遇，輒高呼以防衝突。時黑雲低壓，雷鳴殷殷，在南山之下。將及盤頭鎮，暴雨橫至，行裝潤溼。冒雨行二十里，抵閿鄉鎮，借義盛糧店以居。查閿鄉濱黃河南岸，居民百戶，舊本商埠，檣帆雲集，爲秦晉豫三省往來孔道。自經回亂，不復從前繁盛。是夕陰雨浙瀝，瓦溜有聲。

九月一日：陰雨。午前五時五十分，自閿鄉鎮冒雨西行，滑滑泥濘，馬煩車殆。九時五十分，抵潼關，雨益猛。



遙見黃河一綫，從天上飛來。潼關爲秦之要隘，昔爲秦之秦，今改爲縣；轄地不過數十里，而徵收釐局櫛次鱗比。入關，住豫秦旅館。縣知事劉君聞風來訪，預備供張。余變姓名，一概謝絕。雨收天霽，便衣行街巷中，百步之間必有禁煙文告。詢問紳耆，又多稱『呂巡按使時派委員查禁』，可謂嚴矣。獨軍隊方面，藉煙徵利。秦民處此，實不知何所適從。軍人勸種，巡按拔苗，命令分歧，爲所僅見；言之不勝於掇。

二日：晴。午前七時束裝。行三十五里，至華陰。連日山行，身體困頓，遂駐華嶽廟。華嶽廟規模宏壯，氣象輝煌，清乾隆時爲陝撫畢秋帆中丞奏請發內帑十二萬金修葺。及經回亂，僅餘正殿旁廡若干間，金碧均經彫剝；惟唐碣隋碑猶存一二。改革時軍人借廟爲營壘，石幢華表毀壞殆盡。道士引余歷覽廟宇，至老子繫牛樹下，其樹已枯，枝節間猶存雲理，氣味芬芳，縱非周秦物，殆亦歷千餘年矣。旁有短碣，題曰『老子繫牛之樹』。由是北行，有老柏，大可合抱，枝葉婆娑，香氣濃郁。道士指示曰，『此秦柏也』。再西折而北，登太皞故都，有皇壽閣，高凌雲表，可摘星辰；天外三峯，環列几案；平疇萬頃，禾黍油油，舊時嬰花，今均刪剪。惟閣

將傾圮，急宜補葺。古者狩方登嶽，禮制必詳；况吾國肇基，首當崇祀。昔漢武封禪，漢業宏開，當時司馬遷相如之徒亦俱文賦繡皇，成一代高文典冊。今西嶽祀荒，何以答天庥而增國福！宜遣員祀嶽，發帑修祠，上以法漢家封禪之美，下以啓秦民忠愛之忱，未可忽也。

三日：陰。午前五時，由華陰廟列燭行五里，至華陰縣，天色方曉。城門尙扃，阻不得入。呼關約一小時，司城者乃啓鑰。昔華陰縣不許李青蓮騎驢，傳爲佳話；今華陰縣天曉不許入城，古今人詎不相及耶！入城四曠，禁煙文告闕焉。聞吳令履任未久，或者尙未暇及此。道中遙望華嶽，雲氣菁葱，十萬羣山如環拱抱。行三十里，至敷水鎮，道旁鐵矛鐵劍橫臥泥中，父老相傳爲大禹治水遺物，固好事者之所爲，要亦數百年前之古器也。又行二十里，過柳子；柳子以東屬華縣，以西屬渭南。渭南水木明瑟，地脈膏腴，麥畦稻田，彷彿江鄂。夙爲產烟著邑，自改種禾稼，不復當日富庶之盛。抵渭南時，晚燈已上，借皮棉公司爲行館。統計此日行百三十里云。

四日：晴。渭南刀匪林立，自二成畝捐議起，鄉民惑於邪說，聚衆至萬人，將入縣署繳納農器，勢甚張。省中得



信，派關中道尹馳至，事乃寢。然地方固猶不靖，時有刀匪乘機出沒。余六時從渭起程，頗有戒心，爰請駐渭第三營警備隊長吳連璧派隊護送；排長趙汝霖派兵八名，送至冷口，賞洋四元遣去。十時四十分，從冷口向臨潼西進；步入山坳，實地查勘，但見胡麻滿坂，棉花橫畦。時進老農問其疾苦，羣以『兵燹以後物力艱難，今年春夏間見有委員帶同衣黃色軍人入鄉勸種罌粟，初尚不敢聽從，繼聞已奉北京特許，農等深喜有利可獲；不謂煙苗茁生後，又見委員紛至，嚴命剷除；朝令夕改，不知長官命意所在』，言之若不勝其涕零者。午後六時行四十里至臨潼，住華清宮。華清宮爲唐宮遺址，溫泉尤著名。泉從驪山中流出，達於池；池分玄宗沐池，貴妃沐池，又荷葉池，清華池諸勝。其水清漪，雅似日本箱根諸溫泉，深可四尺或三尺，氣薄有磺味；砌以玉石，可沐百人。夙讀溫泉頌，以爲此古名勝必有可觀，及入內遊息，羶氣觸鼻，污穢紛陳，蓋土爾扈特王過秦，新支帳此間，而隨從諸人又沐浴此泉，遂變涇爲渭矣。查華清宮爲清慈禧后駐蹕之所，樓臺新葺，氣象煥然。自革命軍興，地方薦紳收爲公產，於是改爲旅館，又爲軍隊之所居，向之傑閣重樓，今則窗破欄敗。至夜二時，

乃獨入華清池沐浴，清爽異常，蓋日間羊羶汗臭之水已流出矣。

五日：晴。午前六時行，自臨潼沿途，嘉禾怒生，間有茂林修竹，物華天寶，行役俱忘。九時，抵灊橋，但見白石黃沙，隨濁流東去。灊橋風雪，驢背尋詩，乃徒詫文人之狡獪耳。十時，渡灊橋，水深僅沒馬蹄，遙見長安城闕隱現日下。行二十五里，乃抵西安。經過旂營，可憐焦土，蓬蒿沒髀，禾黍生悲。查清初西安駐防僅馬甲五百人，至清之末季，男女孳生達四萬餘；改革時殺戮殆盡，婦孺所餘，千人而已，慘哉！一時五十分，抵鼓樓街東，寓關中旅館，房飯日二金。是夕警察廳長程松山來談。長安縣知事楊宗漢亦來，將備供給，余婉却之。

六日：晴。七時，關中道尹陳子培，電報局長端木適安來談。又同鄉伍吉夫久客三秦，地方情形頗熟，據稱陝西煙禁開自軍人，省長此次奉嚴令申斥，頗爲委屈。午後，偕余僉事至禁煙戒煙兩總局調查卷宗，禁煙局總辦王仲霖現奉差赴京，僅見戒煙局總辦孫眉叔，遂同至禁煙局查閱文卷。該局卷宗多如束笋，遂請檢齊送寓核閱。此次赴戒煙局調查卷宗，本爲查勘煙禁張本，乃局中傳

此消息，陸將軍遂派副官招待，延住安徽會館，以伸東道之情；當即婉言謝絕。繼思將軍既雅意殷拳，似不可忽然置之，遂商同余僉事往謁將軍；而將軍病，未見。

七日：晴。七時，回拜關中道尹及長安縣知事，並謁軍務劉幫辦。幫辦對籌安會極表同意，言及地方禁煙則爲慨嘆，窺其意蓋有不勝其難言者。午後，司法界中同學諸人來談；僉云「煙禁廢弛固由軍人作俑，其實財政廳長貪利忘義，爲厲之階。初煙禁未弛時，呂省長主張嚴密派員赴各縣查勘種植，近省諸縣多報肅清。及廳長從軍界藉口籌款，力主弛禁；當時呂省長以事關重大，執不可行，請命中央，爲轉圜地步。而程遂自告奮勇，赴京疏通。迨入京後，自云與各當道俱已接洽，電告西安，力陳可辦。將軍恐其言不可恃，復電謂「中央如有爲難情形，卽作罷論」；程復電云，「一面奉特允，並與各當

道接洽妥協，萬無中止之理」。自此電達後，財政廳遂通知各縣知事勒令每縣認種煙苗若干畝，平均須種二百畝有奇，出具甘結爲據。程廳長由都回陝，又派員分赴各縣勸種，於是農民羣起，剷去禾苗，改種罌粟，煙禁廢弛遂不可收拾矣。近呂省長奉中央嚴斥，遂不避顧忌，厲行禁種。民間聞有「巡按要禁，軍人要種，兩姑之間何所聽命」之謠」等語。余聞其言，不勝太息。

八日：晴。本日禁煙卷宗尚未送到，因再赴該局催取；據稱仍未檢齊，遂回寓。午後，偕余僉事再謁將軍，將軍首云「君等不遠千里而來，某自家沒出息，連累君等，殊抱不安！」當亂以他語。窺其意，尙能力顧大局，第爲財政廳惑耳。余遂論及籌安會，詢將軍意旨。將軍自以張上將馮將軍電覆中央，語含憤懣，願爲調人，以爲轉圜地步。余甚服其命意。

(未完)

## 二十五史補編提要選錄 (續)

### 二十五史刊行會

唐折衝府考四卷

鄭澐著書本

唐折衝府考補一卷

遼居雜著乙編本

唐折衝府考補拾遺一卷

遼居雜著丙編本

唐折衝府考校補一卷

稿本

唐折衝府考四卷，清勞經原撰。府兵始自西魏，初僅百府。周隋之世，間有增置。至唐而其制始備。逮後曠騎設而府兵壞，召募興而府兵廢，故所立府數，當代已言人人殊。新舊書地理志所載府名，又多亡佚。經原援引



該治，考訂精詳，書垂成遽歿。其子格編其遺稿，補輯而成唐折衝府考四卷。有唐一代兵制，於焉大明。是書首載折衝府廢置之由，凡新舊書及六典通典諸書，所列折衝府制，廣爲甄錄，并列全文；有復出者，亦仍其舊；全同者則僅列其目；間有涉府制者，別爲雜錄，繫之於後。餘卷分載府名，凡官於其府之因地立名者，詳爲引證；志缺而見於他書者，則補於每州之後；所隸之衛尙有可考者，則列衛名於府上；所補之府，無可考其所屬之州者，彙爲補遺附後；即有諸州地名相同者，但云某府疑屬某州，不以臆決。凡補府百單九（又存疑者五府），合志所存四百四十八府，共得五百五十七府。於新志之臆亂者，如京兆府相原等五府誤屬華州，檀州密雲府誤屬媯州，軒轅本作轅轅，修武一爲修政，則據羣書以訂正之。其重見者，如陝州絳州之古亭府，晉州澤州之白澗府；涼州則麗水置府，見元和郡縣圖志而復見於梁州；懷州則懷仁改名，見大唐詔令而重出於京兆；則存疑以待考。至唐代諸州，初分屬十道，後分屬十五道，割隸無常，廢置不定，則以天寶八載以前所屬之道爲定；而於各州下略注沿革更改，以便參考。近人羅振玉於石刻及隋唐兵符，見有府名爲勞氏所未及者，又唐

志所載諸府，勞氏注未詳者，均補錄之。沿勞氏書例，補府六十有四，正唐志臆譌六，與唐志不合未知孰是者二，補勞注百有七，成唐折衝府考補一卷，而以隋兵府之見金石刻者三十有八附焉。後振玉復得中州新出土唐墓誌二百餘通，又有可補益者，得兵府三十有四，隋兵府三，成唐折衝府拾遺一卷。輒近谷霽光於唐人墓誌及文集中，又輯得前人未及著錄之兵府約三十條，重加校訂，以補前書之缺。其於地名及建置沿革，可增補者增補之；其不獲考訂者，亦存疑以資參考；成唐折衝府考校補一卷。總目有三：曰折衝府總數商榷，曰折衝府考增補，曰折衝府志略。故今欲考唐代府兵，舍是四書莫屬矣。

### 遼史地理志考五卷

原刻本

清李慎儒撰。慎儒以清代治地理者皆詳於元史，遼金二史則鮮有措意者，因研討二史地理志。金志精詳確實，鮮可疵瑕；遼志則地形舛錯者十之一二，引古舛錯者十之五六。二史皆經歐陽圭齋之手，而優劣懸殊；則以金代典章文物不減唐宋，名人著述皆足資採擇；遼則草昧初開，典章多闕，其時能紀掌故者祇蕭罕嘉努著錄二十卷，耶律儼著錄七十卷，他無聞焉。又當時定制禁本



國書出境，則多所堙沒，又復可知。修一代之史必以一代載籍爲依據，依據無自，佳績難期，理固然也。遼志既

荒略如是，故雖有厲樊榭之遼史拾遺補其闕失，然於地

理終鮮發明。慎儒因詳考遼之五京州縣山川，悉標明今

地；凡舛錯者逐一駁正，疑者闕之。先編纂紀，志表

語成總說一篇，明遼之世系疆域興廢得失之蹟，蓋遼史

之縮影也。擇語剪裁一準史法，復加詮釋以冠全書，庶

讀之者於遼一代地志之流變，源委畢宣，無隔閡之弊

矣。總說而後，本遼志成上京道，東京道，中京道，南

京道，西京道考五卷。又遼有春夏秋冬四「捺鉢」暨五

國部，南北各三關，散見於紀志傳中者，亦加考覈，爲

遼地附錄一篇。所謂「捺鉢」者，遼地處大漠，秋冬避

寒，春夏避暑，四時各有行在之所也。五國部者，有五

國來附，初命各居本土以鎮邊鄙，屬黃龍府都部署司，

而不奪其國中酋帥之權；後以五國中人有訴其酋帥貪

污者，因悉加罷斥，設節度使以統治之也。南北各三

關者，謂：古北口關，居庸關，松亭關爲北三關，益津

關，瓦橋關，淤河關爲南三關。北三關乃腹地重險，南

三關則守禦邊疆。北宋盛時所以不能逞志於遼者，失三

關之險亦其一因也。至於天祚奔亡，西遼開創，別爲天

祚播遷處考，西遼地志各一篇，並附於後，則由正遼志之謬誤進而補其闕失矣。

### 明督撫年表

排印本

近人吳廷燮撰。清修明史，立表凡五，而創諸史之新例者一，曰七卿表。蓋明太祖廢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都察院爲任亦重，故合而爲七。良以表志之作，因時損益，初不以拘拘舊例爲常也。廷燮明督撫年表之作，雖屬創例，實足與七卿表相表裏而補明史之未備。粵稽明制，初時沿元制仍設行省，繼以權重，罷省置司。永樂以後始置鎮守。宣德正統定名巡撫。景泰漕廣，始建總督。其後宣大，陝西，薊遼相繼建督，或名總制，而罷置不常。至嘉靖中葉，始垂爲定制。稽其權任，雖弗及晉唐之方鎮，而較兩宋制撫實乃過之。蓋以其統治民兵，刺舉司道，一方治亂繫焉。故濠藩之平，滿李之克，北禦朔漠，南定溪峒，其功爲多。及後貂璫專政，黨人爭權，而朝政變易，其與明代中央地方政治之關切若此。此明督撫年表之所以不可缺也。是表以事繫人，以年繫號，以號繫地，區分爲薊遼，順天等四十，於是而明代督撫之制網羅無遺，中央地方政治之得失瞭如指掌。治近代史者尤當取資焉。

(未完)